

第一情狀

小引

小子雖方少艾，而十年窗下，三載戎馬，與中外古今名士學者相交於書史者久，而親見名川大月奇境幽鄉者亦復遍我神州東南，上窮乎天地間之玄理哲思，下探彼街巷之俚情鄙傳，歸而閉門凝神，思潮澎湃，莫由靜謐，而不覺嘆「情」之難言也！「情」之大難言也！余閱春秋者二十四度矣，然撫心自問，竟但覺碌碌忙忙，爲生活搏鬥，爲社會羣衆活動，然終不覺此人世間有若何可使余眷戀者！死，則卽今死可耳，初無依戀若父若母若朋友若師弟若余親手組織之一切社團，在人間無非爲「不得已」而存其關係，實則初無一毫「情」之存在也！豈謂余生平未得所爲「愛的體味」，乃作此言哉？蓋亦有所悟者，何則？世俗之「情」未有不依「經濟」爲轉移，爲存在亦卽爲「物」而轉移，而存在於利害判然，生死間髮之際而捨利就害，捐生赴死，且非爲身外之名者，此豈可求之現世？良以人之處於今世，繁華瑰奇，眩目奪魄，所見所聞，無非爲「物慾」也，於是爲「情」也者，以「物」之存爲存，以「物」之變爲變，視古人之捨利就義，捐生赴死者爲愚，蓋今日者「真」「情」已不可復得而存，雖有「真」「情」之存，而初不以爲然，或且視爲「洪水猛獸」「反動」；「人情」爲正而行，則「至情」味泯而被忘遺，嗚呼！此余之終無「情」感此世，無「情」於此世者歟？此余之終於勉強爲「實際生活」而搏鬥，但覺此世腥汗黑暗，莫由清滌，不覺欲奮起自爲組織羣衆而反不覺「情」之何在者乎？憶可深思哉。

乃暇承周君郁浩以第一情書屬爲標點行世，蓋余標點整理舊小說者自客秋及今，幾一年而歷鉅細不下五十餘種，當茲及此第一情書，將爲最後一種矣。夫余之作此，亦無非爲博什一之酬，以養父母糊口腹，求無誤讀者已足，本可無言，今乃第一情書之故，是不禁作如上之紓述也。此第一情書乃舊小說九種奇情之一，原名

聽月樓，蓋傳奇本色而以通俗簡明生動之筆調敷敘之者也。其蓋才子紆其抑鬱，吐其塊壘，以逞一時之作，而李漁十二樓之亞歟？觀其敘述奇情曲緻，固然一往情深，即其卷首「聽月」兩字，亦復清奇欲仙，耐人尋味，世有知音，何必畢其書而爽然而咄咄哉！

前嘗校閱天雨花傳奇矣，洋洋百萬鉅著，且一韻到底，文字之運用已可奇矣，而情節之曲緻奇麗尤稱傑作；感而詢之史傳，乃前清某女史之創作（雖亦有傳為某宰為晚年娛母承歡而作，蓋彈詞說唱，然其中描寫入微，則殆非男子所能，錦心綉口，吾其神思此女歟！）其中述有黃靜英愛慕杜起孝，見玉人來四首，欽慕不已，適父來，匆匆袖歸，竟釀大禍，若姨娘之唆，老父之迫，左維明之設計，由投河拯救，及辭婚立契，後悔而至團圓，雖姓名已更，而事蹟竟無相異，是誠可異矣！其殆天雨花當時漸漸傳唱遠近，而膾炙人口，乃有好事者挹其尤奇豔趣者，演成白話，以成此聽月樓者，姑此據實，則本書之由來遠矣，余為業務而碌碌，匆匆作序，恐未詳確，然讀者有意搜求，殆亦樂事，否則逕觀其書，其綺情奇緻，五色繽紛，短短萬言之著，而其意味實深且長，領會體味，則不必搜根求源，亦可為暇時餘興之助也。

「情」固難言笑，讀者畢此第一情書，又將云何？

民國二十三年夏鳳威識於桐鄉青溪玩月別莊。

宣登鰲
柯寶珠



裴長清

裴以松



甘夫人

柯直夫



裴綺霞

裴綺雲



秀林

柯鳴玉



如鈞

如眉



蔣文富

蔣連成



宣學乾

柯庸夫



蔣國鑾

鞏固本





江都督

趙通政



抱琴

醉瑟



柯榮

裝福



小翠

國爾

新式標點第一情書目次

第一回	名樓仙蹟	豔妾專房	一
第二回	見姨驚美	拘禮辭婚	四
第三回	遊園偷情	尋香召釁	八
第四回	拜壽留妹	玩詩逼歸	一二
第五回	訓女遺箋	妬姬作祟	一六
第六回	拷逼掌珠	怒傷切戚	二〇
第七回	計誘老拙	珠拾江心	二三
第八回	癡生染病	義友央媒	二七
第九回	面許朱陳	硬寫絕據	三一
第十回	聽月題詩	引生遇故	三四
第十一回	訪美探樓	遇婢破夢	三八
第十二回	巧試佳人	戲掠書生	四二
第十三回	許姻倩筆	赴選登科	四六
第十四回	奸相逼婚	怨女離魂	五〇
第十五回	新詩免罪	舊好露奸	五四

第十六回	謫官憐女	還珠見母	五七
第十七回	誤認岳丈	錯逢嫖母	六一
第十八回	困園踰牆	完姻拒婿	六五
第十九回	正言規友	當道鋤奸	六九
第二十回	風散浮雲	情圓聽月	七二

新式標點
第一情書

第一回 名樓仙蹟 豔妾專房

廣寒宮闕降瑤仙，種種情魔自惹牽；千古凡人誰聽月，月如無限月常圓。

喜怒哀樂自情而生也。怒哀雖云有情，終於無情；喜怒未嘗無情，終非有情。無情於有情中，而更見無情；有情於無情中，而益見有情。情之所不容已，因情而死，情之所不能忘，因情而生。有情劫，有情魔，有情癡，有情緣，皆造化顛倒。世之男女，有情者，使其情不磨不滅，而後無不遂其情也。偶檢殘編，得聽月樓七律一首，其詩有無限深情，誦之再四，乃不禁因情評話。聽月爲名，譜成一部演說，以銷閱者之悶鬱云爾。此書出於前朝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有一位官宦，姓裴名長清，字如金，少年登科，賜進士出身，屢陞至刑部侍郎，爲人剛方正直，敢作敢爲，不避權貴，廣有謀略。且家道富厚兼愛，濟困扶危，鋤強去暴。夫人趙氏，同年四十以外，所生一子二女子，名以松，字瑞文，年已十七，曾入龔門，在京隨父讀書，聘右都御史張翔之女，雪姑爲妻，尙未過門。長女綺霞，十六歲，次女綺雲，俱生得沉魚落雁之容，更有班姬道韞之才，女工自不必說，俱待字閨中，未曾適人。夫妻愛如掌上珍珠。裴爺因兩女才色兼優，要擇婿配婚媾，在後花園構一高樓，與二女居住，一爲拈鍼步韻之區，二爲遊目遣興之地。樓房告成，尙未題名。那日八月十五日，正是中秋佳節，這晚明月如晝，裴府團圓家宴，擺在後花園樓下廳中。裴爺夫婦居中坐下，一子二女旁坐相陪。丫鬟上酒上菜，一家暢敘，好不快活。又見一天皎月，照得階前雪亮，耀人眼目。裴爺此刻歡喜，要在酒席筵前，考考子女的學問，便道：「此樓今已造成，尙未命名。吾兒可同兩個女兒，各擬一個名兒上來，與爲父的評定。其名總要出類拔萃，不可落人常套。名取不中式者，罰酒三鍾。」以松同兩妹子，連

聲答應。自去腹中尋思一會的，三人俱已將樓名推敲頂好的出來。先是以松道：「樓下有大松數十株，圍繞與樓相齊，可名爲餐松樓。」裴爺笑道：「餐松乃隱逸之意，非所以居爾兩妹；吾兒學問頗不活潑，快領罰酒以通竅。」說得以松滿面通紅，不敢回言，只得吃了三杯罰酒。裴爺又問兩個女兒：「樓名可曾有的呢？」綺霞道：「女兒恐取出樓名也怕不佳，不如不說，同妹子吃三杯罰酒罷。」裴爺道：「你二人之才，高似爾兄，快些說來，與爲父的聽。」綺霞見乃尊諄諄問他，姊妹二人不敢再推辭，只得說：「孩兒取樓名的，叫做倚翠樓。」綺雲也接說：「孩兒取名雙鳳樓。」裴爺道：「大女兒取名倚翠，還有詩人婉轉之情；二女兒取名雙鳳，未免才思太露，絕少曲折，較之以松總勝千百倍多矣！各飲一盃賞酒！」兩位小姐遵了父命，將酒飲過。夫人道：「老爺也取個樓名，指教女兒們，不好，也要敬三盃酒的。」裴爺笑道：「夫人代孩兒們出氣，要來盤駁下官了！」夫人道：「非妾敢班門弄斧，老爺不說出一個樓名，奚以服衆？這是要請教的。」裴爺不好回夫人，正沉吟一會，未及說出樓名。俄但聞空中一陣鶴唳之聲，香風微微，皎月影影，悠悠揚揚，飄下一張柬帖，落于庭前。裴爺大吃一驚，忙着丫環到庭前看來，是什麼東西。丫環領命，執燈到庭前地下一看，見是黃柬帖，忙彎腰拾起，走到上面，送與裴爺。裴爺接過一看，見一個柬帖，上寫：「玉闕掌桂仙吏吳剛，致意司寇裴君，偶見名樓，亦生傾慕；其間多少有情之人，多少有情之詩，多少有情之事，非佳名，不足以留其勝蹟；如餐松、倚翠、雙鳳等名，皆才人後着，卽司寇未言之留雲樓，亦弄巧思，猶非奇絕。剛於桂下用斧磨琢二字，以爲君家樓名，令人驚奇詫異，以成一段怪話，匾三字並詩一首，已書於司寇新樓，可上樓一看，便見分曉。」裴爺看完柬帖，又被一陣香風吹去。柬帖已不在手中。裴爺連稱異事，便向夫人同一子二女說了一遍。大家吃了一驚，裴爺站起，命丫環掌燈，同夫人一子二女齊登高。此樓後半截在花園內，靠河一帶，雪洞推去窗子，可以眺遠。樓後半截，上面樓中捲簾內，本廣木退光漆，匾約有三字寬，未曾寫字，匾下卽是一帶粉屏。裴爺到樓上，正值燈月交輝，光射樓上三個金字，乃「聽月樓。」下寫「掌桂仙吏

題「夫人不通文墨，并不則聲。裴爺與兩位小姐，尋思「聽月」二字，意味看見生新，旁有以松插嘴，叫聲「爹爹，樓名聽月，雖是仙筆，而文理欠通，只有賞月、玩月、踏月、見月，月乃太陰之象，無聲無臭，從何處聽起？此名似乎不妥。」裴爺也覺以松言之有理，連連點頭。綺霞道：「兄長，且漫評仙筆，請看粉屏上詩句，自然明白。」裴爺命丫環將燈移近屏前，大家細看那詩，是七言絕句一首，只見上寫道：

聽月樓高接太清，樓高聽月更分明；天街陣陣香風送，一片嫦娥笑語聲。

後寫「詠聽月樓句，可博司寇一笑。」裴爺見此詩句，與兒女們恍然大悟。「聽月」二字之意，以手加額道：「樓名得此仙筆，千古留芳矣。」說罷命丫環移燈照着一同下樓。重新入席共飲香醪，夫人道：「據仙東云老爺未言之留雲樓，可是這個名麼？」裴爺道：「一絲不錯。」夫人笑道：「真是活神仙了！」裴爺道：「明日朝罷回來，擺了香案，上匾謝仙。」夫人道：「正該如此。」說罷大家暢飲一會，盡歡而散。回房安寢，過宿一宵，次日起來，裴爺朝罷而回，命家丁對樓設香案，同夫人兒女，到樓前，有丫環鋪下紅氈，裴爺至親五口，浣手虔誠大拜八拜，答謝上仙題樓之恩。拜畢起身，又在樓上遊玩一會，方才坐下。吃了一杯香茶，見一個丫環稟報，裴爺樓下有家人來報：「老爺兩位同年，宣大老爺道，已起用侍讀學士，柯大老爺已起用太僕寺少卿，俱帶家眷來陞見過了。方才有名帖來，拜候老爺，請老爺示下。」裴爺點頭，知道吩咐下面家人打轎，伺候回拜兩處。丫環答應，下樓去了。夫人問道：「來拜老爺，是那兩位同年？」裴爺道：「這兩位同年，總是江西南康府建昌縣人氏，一姓柯字直夫，號秉正，爲人迂拘執拗；一姓宣字學乾，號行健，爲人溫雅和平。同爲甘氏之壻，乃兩姨連襟。前因公事，誤令復起用來京，可喜可樂，兩同年可不時聚首談心。夫人且與兒女們少坐片時，下官失陪了。」夫人道：「老爺請便。」裴爺起身下樓，一直出外上轎，帶了四名家人，先去拜宣侍讀，見面各敘寒溫闊別，又說到有子登鰲，年已十七，入過學了。裴爺也代他歡喜，卽告別上橋，去拜柯太僕。敘禮送茶，也談一番寒溫，柯爺問裴爺道：「一年兄有

幾位令郎令愛？」裴爺道：「一個小兒兩個小女。」旋問柯爺幾位令郎令愛？柯爺道：「一箇小兒，一個小女。」裴爺道：「你我俱有後人，可繼書香，但不知閨中掌珠，拾於何人之手？」柯爺答道：「事有定數，何必爲兒女情長？」裴爺笑道：「年兄言之極是。」說罷起身告別。柯爺苦留便飯，裴爺道：「今日還有公件未完，容日再來領情罷。」將來一並下塔出去，柯爺送出大門，見裴爺上轎去了，方轉身入內。才到腰門口，只聽見中堂上一片喊叫之聲，到把柯爺吃一大驚。連忙進去一看，原來柯爺的大夫人甘氏，年已半百，秉性忠厚，又兼一身是病，膝下只生一女，名叫寶珠，年十六。他生得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女工有描龍刺鳳之能，文墨有二酉五車之富。待字擇婿，未曾出門，有侍女如眉如鉤，隨身服事，也有幾分姿色。終日相伴小姐，在閨房，足不出戶。父母十分鍾愛，只有柯爺不喜女兒吟風弄月，以爲古今佳人才子，多由於詩私心挑逗，成人話柄，屢責女兒，無奈女兒酷好吟詩，雖屢被責辱，猶背後吟詩。柯爺一生多疑，每被覺察出來，大鬧幾場。因此父女，人和意不和。柯爺又因無子，用千金在蘇州買一豔妾，本是水戶出身，生得有七八分姿色，雖不能詩，也知認字。枕席上又善於奉承，柯爺被媒人哄誘上勾，買了回來，取名秀林，收在房中。過了幾年，生了一子，柯爺分外歡喜。因子貴，母越發寵愛秀林。其子到了六歲，延師教讀，取名明玉，生來聰明，過目成誦。十歲上，四書五經，俱已了然。柯爺愛子心重，且又愛妾，言聽計從。夫人見柯爺寵妾滅妻，又遭遺女兒，心中氣忿不過，與柯爺吵鬧幾場。秀林反幫着出言不遜。氣得夫人病上加病，秀林以爲得計，只望氣死夫人，那就可以扶正了。這日有一雙紅綉鞋，晒在窗前，因小姐丫環如鉤潑水，濺濕睡鞋，又被秀林撞見，連皮切肉，打了環罵主人的，大鬧起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見姨驚美 拘禮辭婚

眉似遠山齒似銀，美人身段有丰神；秋波一盼魂銷處，本欲相親未許親。

秀林爲丫環如鉤把他的睡鞋弄濕了，便大鬧起來，指着丫環罵道：「你這浪蹄子，臭淫婦，仗着什麼人勢，屢次將我欺負？我亦不是好說話的主兒，你敢與我拚一拚？」如鉤也忍不住回道：「婢子是無心濺濕姨娘的鞋子，何必這等生氣罵人？」秀林一聽，好是火上加油，對着如鉤一口啐道：「我不是你的主兒，你這浪胖，敢向我回嘴？非但是罵，還有打呢！」說着站起，拿了一根門拴，如狼似虎抓過如鉤，沒頭沒臉的亂打，打得如鉤滿地亂滾，哭喊連天。早驚動夫人，前來相勸，並不肯依。夫人生氣歸房，小姐知道此事，忙出房，向秀林招陪不是。秀林不但不准情，反責備小姐道：「你使出這等尖嘴薄舌的丫環，平時並不拘管，任他狂爲，反代他討情，將來引誘你，做出不端事來，也是不消究問的話！」這一夕話，說得小姐滿面通紅，也氣起來道：「就是丫環失錯，濺濕睡鞋，也是小事，不值得大叫大喊，我代陪禮，也就丟開手了；你這嘴內，說些什麼亂話，令人難聽！你要借如鉤出氣，將他活活打死，到也干淨。」秀林聽見這些話，那裏忍耐得住，心下大怒道：「我就把只賤人打死，看誰向我要人！」說着把門拴兩點似的，向如鉤身上打下來。比先更打得凶險，如鉤哭叫救命，小姐一旁看見，氣得渾身冷冰。正是中堂大鬧，恰值柯爺送客進來，一見只個光景，大吃一驚，忙向秀林手內奪過門拴，問他因何發惱，這般模樣？秀林學舌與柯爺聽，把方才吵鬧的事，又加些作料，說：「如鉤得罪了他，你女兒不責備他的丫環，反拿着丫環，說我許多不是，我怎麼不氣？我是一個主兒，就打他的丫環，也不爲過。你看我手都氣冷了！」柯爺摸着秀林手道：「果然冰冷的，丫環快取熱茶，與姨娘吃！大人不記小過，丟開手罷，氣他作甚？」小姐見爺親百般安慰，秀林心中不忿道：「爹爹也該先問個曲直，怎聽一面之詞？各人房中使用的丫頭，各有主兒，就是我的丫環不是，也該先問我一聲，如何動手就打我？若打了他的丫環，他又何以爲情？爹爹不知就裏，就認以爲真了。」秀林哼了一聲道：「一個千金小姐，對着父親，還護庇丫環，成何體統？」柯爺被秀林一句話，激惱起來，喝聲：「寶珠，十分放肆，還不帶了丫環回房，嚴行管束，尙站在中堂與長輩鬪口，全沒家教，速速退下！」小姐見柯爺反教訓，

起來，不住向前氣忿的，拉了如鉤，回房去了。柯爺反百般安慰秀林，手搭香肩，拉入內房，同用中膳。秀林占了上風，心中十分快活，加意奉承柯爺。柯爺雖有幾歲年紀，也作解人，與秀林調笑。中膳已畢，將茶漱口，便同了秀林到花園散悶不表。且言宣夫人因來京多日，打發兒子登鰲，去到柯府，見了姨母，登鰲領了母命，更換衣襟，帶了抱琴、醉瑟兩個書童，跟隨轎子，一直來到太僕寺衙門，宣公子下轎，先有抱琴拿了名帖，看門柯榮見是至親，不敢怠慢，請公子廳上少坐，忙入內稟知老爺，尙在花園，先稟知夫人，夫人正在房中氣悶，聽見丫環稟稱，宣姨太太，差了公子來見夫人，夫人聽見破憂爲喜，即請公子內堂相見。丫環傳話出去，柯榮忙到廳去，請公子入內，一面趕到花園，去稟老爺，老爺與秀林在花園玩耍倦了，正在一只大理石榻上，並頭而睡，却不敢去驚動。只在園門外等候。宣公子入內，到了中堂，見柯夫人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兩旁四個丫環侍立，忙向前尊聲：「姨母在上，待姪兒宣登鰲拜見。」說着拜將下去。柯夫人一把拉住道：「賢姪少禮，一旁坐下。」宣公子告坐，坐定了環獻茶，茶畢，柯夫人道：「令尊令堂安否？」公子道：「托賴姨母鴻福，雙親俱安。命小姪前來，代請姨丈姨母的安。」柯夫人道：「好說，看賢姪生得面如冠玉，貌似潘安，今年尊庚幾何？曾遊庠麼？」公子道：「小姪十七歲，已於去歲僥倖入學。但不知姨丈，今往那裏去了？」柯夫人笑道：「你家姨丈，被妖怪終日纏住，問他怎甚？」公子見說，不好再問。又道：「姨母膝下，可有姨兄姨妹麼？」柯夫人道：「做姨母的，生了一個姨妹，名叫寶珠，今年十六了。有個姨弟，名叫鳴玉，今年十三歲了。是妖怪所生的。」公子道：「小姪到此，可請姨兄姨妹出來見個禮兒？」柯夫人道：「你姨弟在書房念書，被你姨丈拘住，不准出外，如私自逃出，姨丈定即加責，拘得只個孩子如木偶一般，不叫他出來見禮，省得淘氣。到你的姨妹，可喚他出來，見個禮兒，與你兄妹會一會。」說罷，即命丫環去請小姐。丫環答應去了，宣公子坐在椅上，腹內尋思道：「聞得母親常說姨母所生姨妹，貌可羞花，才比詠絮，乃一才貌雙全女子，但聞其名，未見其面。今日拿出幾分眼力，看姨妹，可是名稱其實否？正在尋思，忽聽得一陣環

珮聲响，從屏風轉出來。公子抬頭定睛一看，見小姐冉冉來到中堂，好是：

天上嫦娥離玉闕，林中美女下瑤階。

公子見了小姐，月貌花容，已是心神蕩漾。又見後隨兩個丫環，也生得超羣出衆，心內連連稱贊道：「果然言之不虛！我宜登驚若有福分，與姨妹克成連理，也不枉一對姻緣，方是盡美盡善。且待我回去，稟知母親，向爹爹說了，央媒前來說親，諒姨丈姨母，再無不允的。」正是公子出神癡想，早見小姐向前，與母親道了萬福。柯夫人道：「我兒罷了，可與姨兄見個禮兒。」小姐答應，轉身叫聲：「姨兄請上，愚妹這裏萬福。」一面見禮，一面微露秋波，暗觀公子，生得容貌堂堂，唇紅齒白，品格不凡，心中也十分傾慕。公子見小姐與他見禮，忙起身也尊聲：「姨妹少禮，愚兄這裏回揖。」說罷一揖下去，兩下見禮已畢。小姐在公子對面坐定，四眼相望，你愛我，我愛你，說不盡顧盼無限深情。夫人又與公子談了一會話務，公子起身告別，夫人留住吃了晚飯去，公子也捨不得撇了小姐就去，趁着夫人留，他就坐了不動身。夫人正吩咐丫環，叫廚下備酒，恰值柯爺在花園睡醒，同秀林出來，柯榮上前稟知，將名帖呈上一看，知是宣家姨姪到了，便問柯榮道：「宣公子可在這裏了？」柯榮道：「現在中堂見夫人呢。」柯爺點頭，叫秀林迴避了。獨自邁步到來中堂，見夫人居中坐着，女兒陪着姨姪，坐在那裏，心中已不喜歡。但因姨姪初來，未便發作。夫人見老爺進來，便叫公子向前，見了姨丈。公子尊聲：「姨丈在上，小姪拜見。」柯爺拉住，只叫行常禮罷。公子依然禮畢，候柯爺起身，與夫人並肩坐下，也一旁坐定。小姐向前，請父親安。柯爺啐了一聲，道：「一個女兒家，不坐在深閨，做你女工，出來則甚？」說得小姐滿面通紅，諾諾而退。夫人見柯爺發作女兒，很不耐煩，道：「一個遠來至戚，兄妹出來見個禮兒，何妨？你又來杜淡，多管閑事。」柯爺道：「你那知男女有七歲不同席，雖是至戚，也有瓜李之嫌！父母不管，豈不被人議論？」夫人道：「動不動，是老頭巾的話，到也好笑。」柯爺也不及全公子，敘寒溫，只與夫人拌嘴。公子此刻見小姐已去了，大失所望，又見柯爺爲小姐出

來與他一會，反全姨母爭競起來，弄得跼促不安，也不等他夜飯吃了，卽起身告別。夫人還說相留，柯爺反說：「姨姪的令尊令堂，在家懸望，不必苦苦相留，改日再會罷。」說着送了宣公子出來，上轎而去。回來又埋怨夫人一番道：「雖宣家姨姪，生得儀表甚好，却是舉止輕浮，以後防閑要緊。」夫人笑而又氣道：「男女一見面，便不成有什麼事做出來？」柯爺惱道：「你婦人淺見，知道甚麼？」自此夫人與柯爺專爲此事，絮聒不表，且自慢表。再言宣公子，自到柯府，見了姨妹回來，眠思夢想，念念不釋。暗將此意，告知母親。宣夫人也深知姨女，才貌雙全，堪以匹配孩兒。又是親上加親，與宣爺商議，代兒子央媒，向柯府求親之事。宣爺聽說，縐着眉搖着頭道：「若論我與襟兄連姻，自是門當戶對，乃這位襟兄性情執拗，且又多疑，未必肯允這門親。」夫人笑道：「姻緣隨天所定，不過借人力求之，行止再作商議。」宣爺見夫人言之有理，點頭依允。次日卽託刑部侍郎裴爺爲媒，到柯府求親。裴爺因兩處俱是同年交好，不好推却，只得坐轎到柯府而來。先有家人投了名帖進去，柯爺整衣出迎，裴爺笑道：「行禮分賓主坐定，家丁獻茶來。」茶畢，柯爺問道：「年兄何事下顧，望乞見教。」裴爺笑道：「特來與年兄的令愛作伐，故輕造尊府。」柯爺道：「女大當嫁，也要擇婿之才，貌若何，方可允親？但不知年兄做媒說的那一家兒郎？」裴爺道：「若論女婿才貌，固是好的，親家與你同年好友，又是襟戚，這頭親事可好麼？」柯爺呵呵大笑道：「年兄是來代宣襟兄的兒郎做媒，却有三不可，做不得親。」如何批駁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遊園偷情 尋香召釁

花前月下訂佳期，浪蝶狂蜂只自知；怪煞聲聲鐵馬响，鴛鴦驚散碧波池！

裴爺問：「有何三不可，要到要請教年兄？」柯爺道：「小女年輕，未嫻父母之訓，倘早爲出嫁，必失公姑之歡，此一不可也；我看宣家兒郎，外貌雖有可觀，內裏惜無實學，且舉止輕浮，不是讀書人的氣度，此二不可也；兩姨做

親，更有嫌疑之別，一不謹防，將來必弄成大話柄來，此三不可也；年兄前來，代小弟的女兒做媒，非敢方命，只爲其中有三不可，不能曲從，年兄切勿見怪。」裴爺聽這一派迂腐的話，不禁呵呵大笑道：「似年兄只番議論，將來代令愛做媒的，必是乃尊方得妥當！」柯爺也笑道：「年兄又來說趣話了！豈有毛遂自薦的？」裴爺道：「此刻不與爭論，日後自有驗應，就此告別，回覆貴連襟。」說罷起身，柯爺也不相留，送了裴爺上轎而去。方轉身回後，到了秀林房中坐下。秀林問道：「外面會的是什麼客？」柯爺道：「是同年裴長清。」秀林道：「裴公來做什麼的？」柯爺道：「總是我家老不賢，惹出來的事。」秀林道：「說的怎麼事，是他惹出來的？」柯爺道：「就是宣家姨姪，要來拜見什麼姨丈姨母，這老不賢，又叫出女兒，與他見禮；你想一個閨門的女子，便與不熟面生人會面，成何家教？我說老不賢幾句，他還與我吵鬧，如今可弄出話柄來了！」秀林道：「有甚話柄，快說與我聽。」柯爺道：「可恨宣家小畜生，竟看上我女，回去告知父母，央了裴司寇爲媒，豈不是話柄？」秀林道：「你可依允這頭親事？」柯爺搖手道：「小畜生在那裏想天鵝肉吃，連夢還不會做醒！我非但親事不允，從今以後還要加意防閑呢！」秀林肚內笑道：「任你什麼防閑，也要弄頂綠頂子你戴一戴，但寶珠這個丫頭，見我十分肆無忌憚，代我激惱癡老幾句，奈何小賤人一番，聊出前日心頭之氣。」暗將毒計安排，反說：「你也忒迂腐，兩姨兄妹，乃是至親，就常在一處頑耍，有什麼苟且事兒，做出來呢？」柯爺哼了一聲道：「你也來說混話了！男女年紀俱已不小，豈無瓜李之嫌？」宣家小畜生，一見女兒之面，即有心求婚，便不是個有行止的人了！何必令其常時聚首，以開冶容誨淫之門，這是斷不可的。」秀林又道：「你女兒乃千金小姐，慣會說人的，怎肯將事做錯，惹人笑話？還是你過迂拘板。」這幾句話說，說得柯爺急起來，連說：「混話。寶珠少不得日後要教訓一番，方知女兒家，不可出頭露面，乃閨門之福呢。」秀林道：「宣家郎，初見你女兒貌，便留心求婚，安知你女兒，見了宣家郎，同房不吟風弄月麼？」柯爺大惱道：「寶珠若再吟詩，被我察出，一定將他處死。」秀林道：「處死女兒，于心太忍，不如

乘他不及防備，回房中一搜，搜出來一火焚之，再作發幾句，他下次就不敢了。」柯爺連連點頭，氣忿忿站起，趕到寶珠房中，翻箱倒籠，四處一搜，搜出好些詩稿，一看，總無要緊，要取火焚於房中，臨行且說且罵，發作寶珠一場而去。只氣得寶珠大哭不已，明知中了秀林的暗箭，唯有恨恨連聲，不敢明言。還虧如鉤如眉兩個心腹丫頭，勸住悲聲。過了幾日，也是合當有事，柯爺因在本衙門，有公事未曾回府，那時正是三月天氣，請光明媚，花柳成行，一派春景，正易引動人興。秀林因柯爺未曾回來，獨坐房中，甚是悶人。後堂夫人小姐，俱說不來，又不能閒話解悶。忽想起家內花園，還有一派花香鳥語，春色可人，東樓萬花台上，遠看郊外野景，更是悅目。迂老從不許我上去，怕被外人瞧見，今趁他不在家中，帶了心腹丫頭環小翠，到花園去解悶。想定主意，重施香粉，再點胭脂，收拾一會，打扮精工，手拿一柄象牙骨宮扇，喚了小翠跟隨，嬈嬈娜娜直奔花園而來。到了花園門口，但見桃紅柳綠，陣幽香，燕剪鶯梭，聲聲巧語；太湖石旁，狸奴規子，倚紅橋畔，水戲鴛鴦，紫藤架弄巧，碧鸚哥，芍藥欄屏開金孔雀，玻璃廳明窗淨几，迎暉閣畫棟雕梁。五老松高千竿竹，萬花臺倚百尺樓。又是暖日遲遲，和風習習，說不盡園中春景，令人愛慕。秀林帶了丫頭，一路走進花園來，也無心在別處遊玩，直奔樓東慢慢上去，走至萬花台上，命小翠移了一張石花鼓，到臺前坐下。望見牆外，就是一道御河，兩岸遊人往來不絕。且笙歌盈耳，真一大觀。秀林在台上望着，下面景緻十分明白，心中暢快。暗想：這等好處，不讓我來散散心，可恨迂老不近人情。但見楊柳垂陰，河內遊船如織也罷，等他不在家，瞞着迂老時刻上來頑頑，有何不可？想得心花都開，那知外面上遊船子弟，都借遊玩爲名，來看堂客的。凡走到岸邊上者，看見堂上也十分清楚。今見那台上，看見一個絕色佳人，打扮又甚是豔態，無不嘖嘖稱羨。也有知道，是官宦人家眷，不敢過于呆看，怕惹出禍來；只不過一船看過，回去眠思夢想而已。其時那朝中，有一位當道奸相，姓蔣，名文富，官拜武英殿大學士，夫人早喪，只生一女，名連城，年已十六，尙未適人。隨身丫頭環紅樓服侍。一子國鑾，年已二十，雖娶妻房，終日在外眠花臥柳，號色中都元帥。但見了一個

標緻婦人，如鵝鷹見血一般，百般算計。都要隨他風流願，方丟開手。如有不從者，卽帶家將蔣龍、蔣虎、蔣豹、蔣彪等，在民間硬行搶奪，也有羞忿自盡的，也有無恥相從的。縱得隨他心願，也不顧別人死活。還有一個助紂爲虐的通政使鞏固本，在奸相門下爲義子，又與蔣公子情投意合，凡有做不來事，俱是鞏通政代他暗設奸謀。又百般奉承蔣氏父子，十分任他。奸相在朝專權納賄，公子在外倚勢行凶，父子濟惡，弄得臣民人人側目。只有裴刑部、柯太僕宣侍讀，還是這幾個正人在朝，奸相尙有忌憚幾分。以外滿朝文武，都是呵奉他的，所以威權日重，陰謀不軌。這都不在話下。且言這日鞏通政陪了蔣公子，也在御河遊湖，駕了三四號大船，帶了家將廚役茶担，數十人，餘都分在各船伺候。蔣公子全了鞏通政，在第三隻船上坐着，推開船艙的窗子，四下找堂客看。恰值船到柯府花園後門水碼頭經過。蔣公子在船中，一雙好色的餓眼，早已看見台上，坐着一個美人，由不得渾身酥軟。鞏通政笑道：「世兄又着魔了！」蔣公子目不轉睛，朝上癡望，也不聽見鞏通政的話。通政戲將扇子在公子肩

上撲到，把公子吃了一驚，回過頭來問道：「老鞏做甚麼？」通政笑道：「世兄出神，必有奇遇。」公子笑道：「你不看那台上，坐着一個俏人兒麼？」通政忙從窗外定睛一看，果然不錯。公子道：「老鞏如何代我着幾個家將上岸，扶他下船，陪我老爺吃杯酒，帶回去開開心。」通政道：「世兄使不得。這個花園是柯太僕的小弟認得。台上莫非他的姬妾？柯老素性執拗，不是好惹的主顧，世兄不要想癡了心！且開船到別處物色罷。」公子道：「我的神魂已被他勾去了，怎肯捨他而去？老鞏代我想個法兒，成就其事，當有重報。」通政道：「計到有一條明做不得，暗做可行。」公子急問道：「計將安出？」通政道：「公子假作上岸解手，你看他的後園門開着呢，公子也不用帶人上去，只要挨身進了園門，伏着台下，等候佳人，用些甜蜜之言，哄他上鉤；如其不順，喊叫起來，公子跑出園門上船，再別作計議。」將船撥在對岸等待，家人要上前跟隨，公子搖頭不要，獨自跳上岸去，鬼頭鬼腦，到了花園門口，輕輕一推，門果是開的，挨身進去，順手把門帶上，也不知園中路徑。只仰面望着高台走去，到了台

下，伏着側耳細聽，恰是秀林坐在堂上，因看玩遊船景緻，十分開懷，又怕迂老回來責備，忙起身帶了小翠，方慢慢下得樓來。正走之間，蔣公子把身一起，與秀林撞了個滿懷。秀林吃了一驚，倒退幾步，先蔣公子上下一看，見他生得人物風流，打扮不俗，心內已有幾分憐愛。反喝問道：「你是何人，來私入園中，攔我去路，還不速速出去，不要被我叫喊起來，拿你作賊看待，休討沒趣。」公子見他幾句言語，雖是利害，並不動氣，知道可入彀中，反笑吟吟向前一揖道：「小生父親，當朝首相，某姓蔣名國變，今遇小娘子，花容月貌，如劉阮之誤入天台，亦是三生有幸，望小娘子憐念小生。」秀林道：「既是一位貴公子，就該知禮，怎敢調戲官宦人家婦女？」公子道：「知法犯法，只做一遭，也是前緣。」秀林以爲小翠看見不成雅相，便叫道：「小翠，我上台還有一條汗巾在上面，可上樓取來。」小翠答應，又轉身上樓去了。公子見佳人遣去了環，是個知趣的，忙拉住秀林的手，一直拖至玻璃廳榻上睡着。正在魚水合歡，忽聽廳外一陣笑聲，驚散巫山雲雨之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拜壽留妹 玩詩逼歸

本是無心展舊編，案前儂兒亦生憐，多情却遇無情者，從此香閣不穩眠。

你道廳外這笑聲是誰？却是寶珠小姐，也因父親不在家中，獨坐香房，納悶，稟知母親，帶着環如鉤如眉，也到花園遊玩。看看百花，一路聞得幽香可愛，緩步尋蹤，到處頑耍，真令人暢心。自與環談笑着，正走到玻璃廳上，外面望着裏面，也是親切，裏面望着外面，也是分明。寶珠正在打點進廳，向玻璃廳裏面一望，不覺滿面通紅，心內如小鹿兒亂撞，只得急急轉身，帶着環就走。秀林忽聞廳外一陣笑聲，一連幾聲咳嗽，嚇得秀林魂飛天外，急急披衣下榻，不敢出廳。在玻璃窗外一望，見寶珠帶着環，冉冉而去。由不得又恨又怕，恨的寶珠驚散好事，怕的寶珠方才撞見，一定又在癡老面前告狀，那就了不成呢。寶珠呀，我與你乃是前世冤家對頭，今又覓

蹤尋跡看破綻，我少不得你也有日死在我的手裏！這是秀林心虛，反怨起寶珠來。此刻蔣公子，抖在一堆也怕弄出事來。到是秀林胆大，叫聲：「公子，休要驚慌，趁此無人，速速出園，後會有期。」公子定一定神道：「承娘子美情，小生生死不忘，但不和異日佳期，定於何時？」秀林道：「你看萬花台上，有紅汗巾拖下，就是癡老不在家中，我就開了園門，不時相會。只要公子情長，不要又攀花柳，忘了奴家。」公子道：「若忘了娘子今日恩情，真是犬馬。」說罷，方才手挽手兒，送出園門，望見公子下船去遠，乃閉園門。進來四處找尋小翠，那知小翠在台上找汗巾不見，就倚在石欄杆上睡着了。秀林仍到萬花台，找着小翠，推醒了一直下樓，出了花園，歸房坐下。柯爺此刻並未回來，秀林到底做錯了事，心內憂疑，也防着寶珠記他前仇，搬弄是非，又轉一念道：「寶珠也管我不住許多，他若不說便罷，若說我就硬栽他一栽。」想定毒意，便躺倒在床上睡着。直至黃昏後，柯爺方才回來，也不到夫人後邊去，竟到秀林房中，見他睡着，推醒秀林，正起來同用晚飯。反是夫人那邊，打發丫環過來，稟柯爺道：「明日乃宣姨老爺五十正壽，那邊姨太太，打發管家婆，來接小姐夫人，特請老爺示下。明日小姐還是去不去？」柯爺一聽說，哼哼一聲道：「老不賢，又來多事了！他過他生日，要女兒去做怎麼？」秀林因有日間之事在心，巴不得攛掇寶珠，出一日門回來再說，就有得抵賴了。想定主意，便說道：「你又來古板了！一個姨丈的生日，姨母打發人來接姪女，你反叫姪女兒不去拜壽，于禮上說不去。」柯爺道：「不是我教女兒不去，只爲前事在心，又怕弄出話柄來。」秀林道：「拜壽的人山人海，小宣外面陪客不暇，那有工夫進去，看你女兒，况你明日也要到宣府拜壽，再細監察，萬無一失。這到不必憂慮，只管教女兒去。」柯爺被秀林一席話，說得連連點頭，吩咐丫環道：「明日叫小姐，到宣府拜壽，早去早回。」丫環答應去了，這裏用過晚膳，將茶嗽口，坐了一會，收拾安寢。這言次日起身，小姐在閨房收拾齊全，出來告別父母，帶了隨身兩個丫環服侍，外邊早已有轎伺候，抬進廳中。小姐上轎，後面是丫環兩乘小轎，家人柯榮柯華，跟隨轎後。一路直奔學士衙門而來。不多時，到了宣府，將轎一

直抬進內廳歇下。早有如鉤如眉伺候，小姐出轎，輕移蓮步，來到內堂。見了宣夫人，口稱：「姨母在上，愚姪女拜見。」宣夫人一把拉住道：「姪女少禮，一旁坐下。」寶珠道：「請姨丈進來拜壽。」夫人道：「你姨丈在前廳陪客，沒得工夫進來，且請坐了。」寶珠告坐，坐定有丫環獻茶，如眉如鉤上前，叩見夫人禮畢。寶珠道：「母親請姨母安，並代姨丈道喜。」夫人口稱：「好說。」見寶珠生得花容月貌，舉止溫柔，言談穩重，暗想：「好一個女子，怪不得孩兒想他匹配。」可恨柯老執見拒婚，今癡兒罰誓，今生不得寶珠爲妻，決不再娶，豈不好笑？一面肚內想着，一面回道：「賢姪女多謝你母親記掛，你母親一向安否？」寶珠見問，由不住瑩瑩欲淚，因是姨丈誕辰，不好哭出來，只附着宣夫人的耳，便將父寵妾滅妻，母親氣成了病的話，說了一遍。宣夫人聽了連聲嘆息，早有僕婦排了麵碟，宣夫人陪了寶珠，用過壽麵，進房勻面更衣。又坐着閒談一會，正又擺飯畢，宣氏父子，因外面拜壽客來的稀少，便進內堂安歇一會。寶珠見姨丈進來，忙命丫環鋪下紅毡，代姨丈拜壽。宣爺只受兩禮，一把拉住寶珠，到是宣公子，一見寶珠，由不得神魂蕩漾，站在一旁發癡。到是宣爺叫聲：「吾兒過來，可與姨妹見禮。」宣公子一聽乃尊吩咐，神乃定，忙向前叫聲：「姨妹，愚兄只廂有禮。」寶珠也稱：「姨兄，小妹只廂萬福。」兩下四目相望，各自意會。禮畢各自坐定，宣爺道：「今承賢姪女前來拜壽，未免過分。打點欲留姪女稍住幾日談談，意下如何？」寶珠道：「爹爹臨來時吩咐過姪女拜壽，早去早回。」宣爺哈哈大笑道：「休信迂老腐話，我偏留你頑幾天，看怎奈何？」公子也巴不得留住柯小姐，到是宣夫人道：「姪女今日好好前來拜壽，不要屈留，免得回去淘氣。」宣爺道：「柯襟兄現在廳上，待我出去，向他當面言明，留住姪女，他也不好意思回我。說着全公子出了內堂，仍到廳上，向直夫說，留住姪女頑幾日去。」直夫因當着衆人面前，不好回宣爺，只說一兩日則可，多却不能從命。宣爺含笑點頭，吩咐家人傳話入內，說留住了柯小姐。柯府有人來接，只說小姐不回，改日打轎來接。家人答應去了，外面到了黃昏，四處張燈，擺席演戲待客，好不鬧熱。只飲到三更時分，戲畢客散。宣氏父子，因應酬一日

辛苦，就全在外書房安寢。寶珠小姐，便在宣夫人房中，歇宿一宵。次日起來梳洗已畢，才到中堂，與夫人用過早膳。忽見丫環進來，稟夫人道：「外面柯府已差了兩個家人，來接小姐回府。」宣夫人笑道：「這又奇了，昨日我家老爺，與他言明，他已經依允，如何過了一夜，就來接女兒？」到是寶珠叫聲：「姨母不必過留，姪女，讓我早早回去，免惹口舌。」說着，珠淚雙垂，宣夫人也知他苦衷，不好再留，便叫丫環傳話出去，吩咐打轎伺候。柯小姐回府，丫環答應下來，去不多時，入內又稟夫人道：「老爺全公子謝客，臨行吩咐管門的，倘有柯府人來接小姐回去，只等老爺回來，着人送小姐回府，原轎打回，不必在此等候。柯府兩個家人，已回去了。」夫人聽說，點了一點頭，又叫聲：「賢姪女，你家子轎回去了，趁着姨丈姨兄不在家，可帶了丫環，在我四處遊玩一會，以解悶懷。」寶珠見姨母吩咐，站起道：「姪女失陪了。」便帶如眉如鉤，緩緩回步，出了內堂。一路順着迴廊，曲曲灣灣，走到書房。正是宣公子讀書之所，但見裏面明窗淨几，滿架書籤，陳設精工。塔前盡是名花，兩個丫環，都向花下頑耍。唯寶珠走到書案面前，一張太師椅上坐定，隨手在書布下翻出一幅錦箋，打開一看，只見上寫着四首七律，玉人來，因定睛細看道：

柳含煙翠碧于苔，幾度烏聲喚夢回；小院寥寥春漸晚，焚香靜待玉人來。芙渠出水濕紅腮，曉露盈盈帶笑開；獨坐名花憶傾國，何如解語玉人來？秋郊紫翠錦成堆，碧樹陰稀葉漸摧；雁落魚沉香不遠，蘭舟輕載玉人來。寒窗靜掩減愁懷，添盡蘭膏撥盡灰；裁得紅箋製心字，定知今夕玉人來！

下寫「登鰲有所見戲題」寶珠看畢，知是姨兄詩按四季，即景而題，有所寓意，暗暗關合自己身上，不禁手拿着詩箋，玩味句法生新，詩情婉媚，連連贊賞道：「好一個才子，不知誰家有福的佳人配他！」又嘆息幾聲道：「姨兄吓你雖有心于奴，奴只是嚴命難違，你這空成癡想。」寶珠想到此處，由不他一陣傷心，淚垂滿面：「哎，自古紅顏薄命，信有之矣。奴失嚴父之歡，長遭妖妾之忌，將來奴的終身，也不知着落何所，奴好命苦呀！」寶珠因

一肚子牢騷，觸起詩情，又要弄賣他的才學，打點和宣生玉人來四韻，正要研墨提筆，取一幅錦箋和詩，忽聽書房外一片聲叫喊進來，聽見是父親聲音，只嚇得寶珠忙將詩句揣入袖內，急急站起迎出。如何被責，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訓女遺箋 妬姬作祟

一幅詩箋惹是非，讒人藉口意深微；可憐皎皎芬芳體，誤陷網羅喚不歸！

書房外面來的是柯直夫，因昨日宣連襟，當着拜壽諸客留女，不好推却，回去時忽想女兒住在宣家，到底不妥；那宣家小畜生，不是好人，上次只在我家，與女兒見了一面，便看上女兒，央媒說親，虧我拿定主意，回絕了他。今日女兒住在他家，豈不是羊入虎口？這是我一時失着處，不該許他住下，快些打發人將女兒接回，方是正理。想定主意，便叫家人，速速打轎去接小姐。家人領命去不多時，回來覆命道：「小姐等晚上，宣府打轎着人送小姐回來，叫小的們不必在那裏等候。」柯爺見女兒接不回來，心下越發生疑，又氣又恨，喝罵家人，一班沒用的東西，即氣忿忿自押轎，帶了家人，來到宣府，也不用人通報，一直朝裏就走。來到內堂，宣夫人正睡午覺，不在中堂，有幾個丫環僕婦，在房外伺候。柯爺見女兒，也不在內堂，更吃驚不小，也不問宣氏夫人，只急問衆婢道：「我家小姐往那裏去了？」小婢回道：「因夫人睡午覺，不在中堂，恰帶了隨身丫環，往內堂去了，閑遊散悶。」柯爺聽說，好似火上加油，越發着惱，只叫：「了得！了得！」轉身大踏步奔出內堂，四處找尋，不見小姐影响，心中好不急躁。一路跌足搗鬼道：「這回小賤人，要做出來了！」正走之間，遇見宣府一個小丫環，問道：「你可曾見我家小姐，在何處頑耍呢？」小丫環道：「我方才見柯小姐，在我家公子書房內看書呢。」小丫環說罷自去。柯爺聽得，只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烟，恨恨連聲道：「好！一個大胆賤人，這等無恥，竟上門俯就，這還了得！此刻也不辨青

紅赤白只管氣沖沖，急急忙忙，一聲喊進了書房。正值寶珠要和玉人來詩的時候，猛聽後從書房外喊叫進來，嚇一大跳，急將宣生的詩稿，藏于袖內，站起身來，迎將出來。那知柯爺已進了內書房，一見女兒，由不得怒罵：「這不守家教的東西，我已吩咐你，拜壽早去早回，你一到此地，便不想回去，有何留戀？今日打發人來接你，又推故到晚上，就是姨母午睡，你也該靜坐中堂，好個不出門的千金小姐，竟拴不住心猿意馬，竟闖到姨兄的書房來，你難道瓜李之嫌，也不知麼？設使宣生方才也在書房，你遇見了他，將何以爲情？」這一夕話，說得寶珠滿面通紅，緩答道：「非是女兒不遵父命，不肯回去，只因宣姨丈向爹爹言明，留女兒住幾日，爹爹若不依允，女兒怎敢住下？就是爹爹今日來接女兒，女兒也要回去的。又是姨丈吩咐，留女兒到晚上，人送回，非女兒敢大胆不回；姨母飯後，因姨丈姨兄出去謝客，吩咐女兒趁今日外邊無人，叫女兒出來逛一逛，方才遊到書房，也不知是姨兄讀書之所，女兒出于無心，況有兩個隨行丫環，不爲獨自行走。爹爹何必生氣？」柯爺聽說，冷笑幾聲道：「你說有了環跟隨，丫環在那裏呢？」寶珠道：「現在塔下。」如眉如鉤那裏？兩個丫環聞小姐呼喚，趕進內來，一見老爺在此，嚇得只是發癡。柯爺喝問：「兩個小賤人，時刻不跟隨小姐，往那裏去了？」如鉤道：「婢子們在塔前伺候，也不會遠離。」柯爺喝道：「好利嘴！小姐在那裏，少打的一班賤人，還要強辯！」寶珠道：「又無人在這裏，有甚嫌疑，不便只管責備丫環則甚？」柯爺聽說大怒，指着寶珠罵道：「好大胆的畜生，爲父的責備你不是，你反庇護丫環，挺撞爲父的我，且問你，你說這裏無人，可以到此閑遊，誰來信你與宣家小畜生在此，敘談多時，支開丫環，方才聽見我的聲音，那小畜生自然急急躲避，好讓你向我撒清的。這不是如見你肺肝的話！」寶珠聽了柯爺一番言語，由不羞慚無地，哭哭啼啼叫起屈來，道：「爹爹，這是何苦？平空兒冤枉女兒，壞女兒聲名！」說罷痛哭不已。柯爺喝道：「我亦不與你在此爭辨，收拾了快些回去，我在此立等。」寶珠被柯爺勒逼着，帶了丫環，出得書房，向內堂而來。此刻宣夫人已有丫環報知，從夢中驚醒起來，出房到了中堂，見寶珠雙目通

紅，知又被癡老，不知說些什麼！便道：「賢姪女！這都是你姨丈，定要留你，惹你受氣。」寶珠含着兩行眼淚，叫聲：「姨母，承姨丈相留，乃是好意。怎敢怪起姨丈來？這都是姪女苦命，應當遭此磨折。」說罷，命丫環取了衣包，哭啼啼告辭。宣夫人道：「今一別也不知可有相會之日！」宣夫人聽見寶珠話，說得悽慘，也由不住一陣傷心，眼淚汪汪道：「姪女呀！少年人，少要說這些盡頭話。回去不要過于悲傷，保重身體要緊。有你去不要見怪，回去問你母親安，我亦不出去。看那老東西的嘴面，恕我不遠送。」寶珠只稱：「多謝姨母，愚姪女就此告辭。」拜了兩拜，又道：「姨丈姨兄回來，代姪女說聲，道謝不及面別了。」宣夫人見寶珠臨去，這樣光景，心裏很過意不去。但看他轉身出了中堂，垂頭喪氣而去，嘆息坐下，悶悶無言不表。只言寶珠出了內廳，已有轎在那裏伺候。柯爺看看寶珠上轎，兩個丫環上了小轎，押着一仝起身。出了宣府，一路催着轎夫，如飛回了自己府第。也從內廳下轎，寶珠入內，柯爺跟了進來。寶珠正賭氣，要到夫人那邊去。當被柯爺喝住，叫進秀林房中。寶珠也沒奈何，進房見了秀林，叫聲：「姨娘，有偏了！」秀林笑吟吟答道：「姑娘回來了，請坐。」說畢，大家坐定。有丫環送茶，秀林道：「姑娘，輕易不出門，怎麼不在宣姨太太家，多頑幾天？如何趕着回來？」寶珠未及回答，柯爺哼了一聲道：「再多頑幾天，還頑出大話柄來呢！」這幾句話，氣得寶珠可憐無地，恨不欲生。到是秀林道：「一個爲父的，對了女兒說的什麼話，難道女人一見男人，就有不成事麼？」柯爺道：「你女人家，見識得什麼？一個女人家，總要靜坐閨房，時習女工，守四德三從之教，一不可吟詩作賦，啓引誘之媒；二不可冶容誨淫，失房幃之教；若只貪出外遊玩，保母似有女之懷春，且將放蕩性情，豈易令離牢之不入爲父的，今日苦苦逼你回來，你心中必然不服；你可知宣府書房何地，宣生何人，女兒家無故前去遊玩，又是何事？父親吩咐言語，不能謹記，又是何心？父親責備于你，你反面前挺撞，該得何罪？你們只說我做古人古板，不知古板人，有許多好處。」柯爺說到這裏，還有許多瑣碎言語，說到未曾盡興，只見一個丫環進來稟道：「本衙門立等老爺公事商議，是奉旨限刻的，不可遲誤。」柯爺

聽見奉旨有事，不敢在家耽擱，說他迂話，只得起身，一面命丫環取了冠帶更換，還對寶珠說道：「以後只記爲父言語，不可再蹈前轍。可到母親那邊去罷。」寶珠受了一肚氣悶，也不回言，只候柯爺出房，往衙門去了，方告別秀林，也帶着兩個丫環出房，往柯夫人那邊去了。却是合當有事，寶珠出房時，忘却在宣府書房內，藏於袖內，有宣生吟的玉人來詩箋，不覺將袖一拖，把一幅錦箋遺失在秀林房內地下。秀林眼尖，見寶珠出房門，在袖底落下一個紙捲，不知是怎麼東西，忙彎腰拾起，打開一看，秀林本來認得字，却不會做詩。也知詩中之意見詩箋上，寫的是四首玉人來，下寫登贅氏有所見題。心內一想，不禁暗暗歡喜道：「癡老只把小賤人絮叨，盡是空頭話，總不會拿住他把柄，他如何肯心服？今日我親眼見他，袖中遺下此箋，分明登贅二字，乃宣家小畜生的名字。有所見，一定見此賤人，暗訂終身，詩箋爲聘，這小賤人是沒處抵賴了。他的私情人，賊現獲，且等癡老回來，將詩箋作證，挑動癡老一番，不怕不氣死癡老，不怕不將小賤人致于死地，那時方出我心頭之氣。」想定毒計，叫一聲：「寶珠，小賤人呀！你明鎗易躲，暗箭難防。」想畢，把詩箋捲好，收藏起來，專等癡老回府，好起風波的。無奈晚飯吃過，已坐守更餘，並不見柯爺回來。秀林等得好不耐煩，只等到三更後，柯爺方醉醺醺回來，已醉得人事不知的，脚下也站不住了，連衣倒在床上，酣呼大睡。秀林見此光景，好不恨恨連聲道：「不知今日癡老，又在那裏吃醉，諒不能向他說了！只便宜小賤人，多活一夜。」想罷，也不敢睡，歪在枕頭，打一個盹。天已大明，秀林忙起身，推推柯爺，還未睡醒。只得下床梳洗，打扮已畢，坐在一張美人肩椅上，等候柯爺起來，同吃早飯。又等到日上三竿，柯爺打個呵欠，慢慢起來。自有丫環伺候，淨面漱口已畢，陪同秀林用過早膳，品茗。秀林道：「你昨日在那家，吃得這般大醉。」柯爺道：「是在裴同年家，多用了幾杯酒。寶珠等我出去，可與你說些怎麼？」秀林道：「你出去，寶珠到沒有什麼話，從袖中落下一個詩箋，我却認不得字。你拿去看。」就把那錦箋遞與柯爺，不看猶可，一看時，好似火高三丈，怒發九霄。怎生處治寶珠？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拷逼掌珠 怒傷切戚

妬花風雨便相催，骨肉參商起禍胎；任彼名花多媚媚，可憐芳骨聽沉埋！

柯爺將錦箋接過一看，見是四首玉人來七絕詩，下寫「登鰲氏有所見題」，暗想：「登鰲乃宣家小畜生的名字，這詩乃一定是他，與寶珠在書房密約訂盟，故借玉人來爲題，發洩他胸中私情，寶珠收藏不謹，也是天網恢恢，今日敗露，平時與我嘴硬，我看他今日還賴到那裏去？這敗壞門風小賤人，不若早早處死，以貽後患。」想罷，怒氣冲冲，拿了錦箋，趕至中堂，坐在一把椅子上，喝令丫環，速速將寶珠這小賤人喚來見我。丫環答應去了，秀林見柯爺大鬧出房，必與寶珠不得開交，心下大喜，也出房閃在一旁，去冷眼觀看。見柯爺又命丫環取出許多家法，擺列地下，還有三般利害東西，一條麻繩，一把快刀，一杯藥酒，分列桌上，柯爺好似個活閻王，坐在桌上，只拍着桌子亂叫，寶珠小賤人快來。秀林聞見，好不開心，且自慢表。再言寶珠自被父親逼歸，又在秀林房中，百般羞辱，心下又氣又惱，悶悶出房，來到夫人這邊，請過母親的安，又將父親逼歸的話，向母親說了一遍。只氣的夫人眼淚汪汪，又與兒痛哭一場，叫聲：「姣兒呀！我看你父親待我母女這等光景，將來我母女，不知死於何所！」寶珠聽了母親這番言語，好似滾油煎心，越發哭不住。到是夫人止住淚痕，反安慰寶珠道：「你今也不必過于苦壞身子，你我母女，聽天由命。你且回房安歇罷。」寶珠苦吟吟答應，帶了如眉如鉤，轉身回房。悶坐在一張椅子上，癡癡呆想，如眉如鉤，送一杯茶，擺在桌子上，總擺冷了，也不會去喝。一直至送了晚飯進房，氣得食不下咽，無奈身子，被這一口氣，若有些撐持不住了，打點解妝安寢，慢慢站起身來，叫如鉤來，扯上蓋衣服，忽然想起袖子里，有一幅錦箋，忙用手兩邊袖內，細細一摸，毫無影響，不覺大吃一驚，又不好叫丫環出房，四處找尋，暗想這幅錦箋，遺失在姨丈家，還不致緊要；若遺失在我宅內，倘落于秀林之手，我的性命就活不成了！柯寶珠想到

此，還又恨又怕，自己叫着自己名字道：『寶珠寶珠！你好自不小心！這一幅錦箋，不致緊要，却有宣家姨兄名字在上，被人看見，豈不有私而無弊？這一場風波若起，很不小呢！我寶珠一死不惜，只可憐撇不得年邁老母，焚焚無依，叫後靠何人由不得一陣心酸，將衣脫去，除下晚妝，走進床前，和衣睡倒，氣一陣哭一陣，怕一陣恨一陣，弄得一夜不會合眼。只是夢魂顛倒，直到天亮，起身下床，梳洗已畢，略用早湯，還是心驚肉戰。正在癡癡呆座，忽見秀林房中，一個丫環，急忙忙走來，叫聲：『小姐！老爺坐在中堂，立等小姐說話。』說罷自去。寶珠一聽丫環說，老爺相請，已嚇得魂不在身。知是錦箋事發了，欲待不去，其情節更顯然，欲待就去，又怕不得開交。左思右想，實是兩難。正在心下沉吟，又是一個丫環來催促，寶珠越發着慌。把心一橫道：『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是禍是福，聽天由命便了。』想畢站起身來，也不帶一個丫環，獨自出房。走至中堂，見父親坐在上面，圓睜怪眼，怒氣冲天。地下桌上，不知擺些什麼東西，心下也有些害怕，走至上面，叫聲：『爺爺萬福！』柯爺一見寶珠來，到免不得氣沖斗牛，喝罵一聲：『寶珠！你這小賤人，你做得好事！你還來見爲父的麼？』寶珠戰兢兢回道：『女兒乃官室名姝，素嫻閨中之禮，有什麼不好的事，貽羞爹爹麼？』柯爺冷笑兩聲道：『好個官室名姝，竟敢于弄月吟風，私奔苟合，敗壞爲父的名聲，你還知罪麼？』寶珠道：『女兒乃不出閨門的女子，有什麼吟風弄月，私奔苟合？女兒不知犯什麼罪？』柯爺道：『你還在此明知故昧，只怕今日就不能容情于你了！』寶珠含淚回道：『爹爹吓常言捉賊見賊，不可聽信別人挑唆，平白栽冤小女，于心何忍？』柯爺喝一聲：『小賤人住口，你說拿賊見賊，爲父的，就還你一個實證！』說着就把錦箋，向寶珠臉上一擲道：『這不是你在宣家回來，從中帶回人情詩句，遺失在地，被父的拾着，可是人賊現獲？你將宣家小畜生，在他書房，與你如何調戲，如何訂盟，如何吟詩，快快從直招來，若有一字支吾，少不得以家法重處。』寶珠拾起錦箋一看，知袖中遺失之物，也不抵賴道：『錦箋實是宣家姨兄之書房擺着的，女兒偶然儉出一看，因見爹爹進來，是女兒藏於袖中，怕爹爹責備，臨來又忘却了丟下還他。故無』

心帶回家中，誤從袖中失落，也不知爹爹拾着，別人拾着。這是女兒實供，並不隱諱。若有私情，任從爹爹加責。似此不能入女兒之罪。」柯爺見寶珠回得伶牙利齒，十分動怒，喝罵：「無恥賤人，你做下不顧臉面之事，有憑有據，還要抵賴？不打怎肯自招！」說罷惡狠狠的，拿着一根門拴，向寶珠身上，沒頭沒臉亂打下來。猶如一樹梨花，被一陣狂風驟雨，百般摧殘，怎禁得住？可憐寶珠被打得亂滾滿地，頭髮散亂，叫喊連天。柯爺無矜憐之意，一氣得打百十下，並不住；只亂叫賤人招來。秀林在旁看着冷笑，並不勸阻一聲，衆丫環嚇得一個個泥塑木雕，不敢則聲，站在旁邊發癡。早有管家婆報知夫人，夫人一聞此言，嚇得魂飛天外，扶病出房，叫丫環攙着，直來至中堂，見女兒被他父親，打得十分狼籍，心中好不痛惜。戰巍巍哭啼啼，向前罵一聲：「狠心的禽獸，我女兒犯了什麼違條大罪，被你下這般毒手打他？我還要這老性命活在世上做什麼？我與你今日就拚了罷！」說着就一頭，向柯爺胸口撞去，柯爺不防，被這一撞，心下大怒，喝一聲：「老不賢，你養的沒等廉恥的女兒，平日不加教訓，今日做出醜事來，還來護短，與我拚命！」夫人哭道：「我女兒做出什麼醜事，被你捉住，還我見證來。」柯爺指着地下錦箋道：「這不是與你姪做的勾當，還要什麼別的憑據麼？」夫人道：「女兒好好坐在家中，又是你叫他去拜什麼壽，分明是你們安排牢籠，害我的女兒呀！」說罷兒長兒短，不住的哭。柯爺恨不耐煩道：「女兒你不能管，我也不能管女兒麼？」說罷拿起門拴來，又打夫人，見打得更凶，狠命的過來奪門拴，被柯爺將拴一掃，將夫人掃倒在地，打了腰膀，睜得夫人，掙也掙不起來，還是兩個丫環，用力扶起夫人，扶到一張椅子坐下。夫人痛的，氣喘的氣，又是苦望柯爺毒打，只叫：「打死我女兒，我與你這老畜生，打不得好開交的。」柯爺也不聽夫人，一旁言語，只將寶珠打個不住；此刻寶珠已打得奄奄一息，又是秀林假意出來，做好道：「你這憑一幅錦箋，將姑娘置于死地，姑娘死得不明不白，夫人亦未必肯心服甘休。你要拿這錦箋去，問宣家小畜生，這四首玉人來詩，可是他做與你家姑娘的？他若招認，便不用下問，就請教他父親，縱子敗壞同官的門風，污辱閨女名節，他在理

上也說不去。他捨個兒子，你捨個女兒，就此扯直來，你去想一想，不是這樣亂扛的！見秀林之言有理，就停住門拴，點一點頭道：「我就把只小賤人，交與你看管，候我問了宣家小畜生回來，情真罪當，我亦不打他，桌上刀繩藥酒，隨小賤人用那一件，早去脫生，免在世上活現形。」說罷丟下門拴，拾了地下錦箋，籠于袖中，忙去整冠束帶，也用了轎子，只帶了兩人家丁跟隨，氣沖沖直奔到宣府而去。只裏秀林，又假意叫丫環，在地上扶起寶珠，倚在一個丫環身睡着，取了姜湯灌下，寶珠悠悠甦醒，只叫：「疼死奴也！」秀林又向前安慰夫人，夫人不辨妖妄真偽，反感激秀林，這不在話下。且言柯爺一路來到宣府，也不用人通報，直奔廳上而來。正值宣爺陪着裴爺在那裏閑談，忽見柯爺氣沖沖的，大踏步上廳，大家只得起身相迎。見禮分賓坐下，有家丁送過茶，茶畢，裴爺道：「今日柯年兄到有何不豫之色？」柯爺道：「家醜難言，說起令人羞死。」宣爺吃驚道：「今日襟兄有何難之事？」柯爺道：「你我問家做親，禮犯嫌疑，不做就罷了！你家令郎胸中，總丟不下我的女兒，還百般勾誘，你壞我門風，可有個道理麼？」宣爺大驚道：「有只等事，我家畜生勾誘你家令媛，是甚麼時候？在那個地方？還是襟兄目見，還是耳聞的？」柯爺道：「就是你襟兄大壽，第二天，在你書房裏，做得勾當。」宣爺聽說一想，哈哈大笑道：「襟兄之言差矣！賤辰第二天，是小弟帶了小兒出去，謝客一天，並不在家。怎麼引誘令媛？」柯爺見宣爺不認，大怒道：「你說令郎不在家，怎麼有個憑據在他手裏？」心下犯疑，也假怒道：「憑據在那裏？」柯爺忙將錦箋取出，與宣爺一看，怎生處治登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計誘老拙 珠拾江心

但存百折不回志，却少慈祥婉轉心；大人殼中何味味，可憐愚拙世難尋！

宣爺將錦箋接過一看，果是登贅筆跡，做的四首玉人來詩，下有兒子的名諱，心下暗吃一驚。那日登贅，隨

出門謝客，並未離我身邊。因這一幅詩，又落在姨姪手裏？事有可疑！且待吾喚登齋出來，當面一責，便見分曉。想罷對着柯爺，叫聲：『襟兄不必發躁，這錦箋却是小兒的筆跡，不知他是何時做的，亦未必憑此一詩，便勾誘你家令媛。』柯爺怒道：『你也不必在此護短了，賊證現在，是賴不去的。我少得回去，將無恥女子處死，以免家醜外揚。你家兒子，敗壞我的門風，難道罷了不成麼？』宣爺道：『待我喚登齋出來，當面問他，這詩若不是爲令媛做的，便一筆扯消；若果真爲令媛的，那時定究出勾引情由，我亦不能饒這畜生。我捨一個兒子，你捨一個女兒，兩下扯直如何？』柯爺哼了一聲道：『你這哄小兒的話，誰來信你？』宣爺道：『我是講實話，怎說哄你？』柯爺哈哈大笑道：『我說與你聽，你才心服。則如今固叫你兒子出來對質，分明這詩，是他爲我女兒做的，他却抵賴不認，不能用刑拷逼他，我豈不爲你兒子，白捨一個女兒？你這些話，不是把我作馱子！』宣爺也怒道：『果然我的畜生情真罪當，不怕他不招承，他若抵賴，我豈沒有家法處治這畜生麼？』柯爺還要辨駁，被裴爺攔住話頭，叫聲：『兩位年兄，不必爭競，聽小弟一言。』柯宣二人，俱說請教。裴爺道：『且請錦箋一觀。』宣爺遞與裴爺看，心中了然，暗想道：『四首玉人來詩，按春夏秋冬四季而作，下着有所見，是因柯女婚姻不就，平日思想做的詩詞，非當面勾誘，私贈表記。癡老不知，必要執拘，弄出一件大事來。略施小計成全，倘不然，豈不令曠夫怨女，遺恨千秋？』想定主意，也不便說明，叫聲：『宣年兄，你竟把令郎叫出來，二位年兄，不必開口，待我細細審問他一番。若有那個攪亂堂規者，罰他三大碗冷水。』說得二位年兄大笑起來道：『我等竟做長班了！問官不明，亦要加倍罰喝六大碗冷水。』裴爺笑道：『那個自然。宣年兄快去叫令郎出來。』宣爺點頭，即命家人到書房去請公子。宣爺大壽，公子又與柯爺的令媛，自己家堂中會見一面，無奈來往人多，不便交談，但以眉目傳情。然後又聽見父母留下，柯小姐住幾天去，心中好不暢快。指望于無人處會見柯小姐，當面一談，平日思慕之心，或得憐我癡情，暗許婚姻，也未可知。這是宣生癡想，然柯小姐雖愛宣生才貌，就是當面會見，且不能交談一言，何能無

媒私訂，况乃父已拒婚于前，小姐豈不知之？何敢自蹈敗行，以爲父母羞？就是在宣生書房內，見那四首玉人來詩，不過以才憐才，非有私意。只有宣生想慕柯小姐，到是一片癡心，前因婚姻不成，已有無限愁腸，不向人申訴，只借玉人來三字爲題，吟成四首七絕，其詩中却寓意于柯小姐，但隱而不漏，每日放在案頭，吟其詩而想其人，後來又在中堂一會，又留下柯小姐住幾天，心下正喜，却不料第二天，隨父出去謝客，一天到晚回來，方知柯小姐，被癡老已苦苦逼回家去了。不覺如有所失，走到書房悶悶坐下，因去拿玉人來詩，吟哦一番，以消悶懷。那知四處找尋，不見錦箋影響，心內生疑，暗想錦箋是誰人拿去了？又喚進兩個書童抱琴醉瑟，問：「我不在家，可有人到這書房麼？」書童俱回言沒有。宣生又不好叫書童去找，只是心下抑鬱不樂，暗叫一聲：「柯小姐！我何無緣至此，連因你而作的一幅錦箋，又被人竊去，豈不可恨！」想罷連聲嘆息，每日坐臥不安，飲食少進。這一天正坐在書房思想柯小姐，又因錦箋不見，正懊惱不堪，忽見家丁進書房來道：「老爺在前廳，請公子出去說話。」宣生聽見呼喚，不敢怠慢，起身離了書房，來至前廳，只見裴年伯、柯襟丈一同坐著，又見乃尊氣森森的坐著陪人，不知爲什麼事情，只得上前，與裴柯二公作過揖，轉身又代乃尊作揖，又道：「爹爹呼喚孩兒，有何分付？」宣爺正要開口當著，柯爺怒責幾句，早被裴爺叫聲：「二位年兄，不要插嘴，亂我堂規。賢姪且請坐了好說話的。」宣生依言告坐，坐定，裴爺道：「登賢姪，我且問你，書房中可曾不見了什麼東西？」宣生被裴爺這一問，問得滿面通紅，心下暗想：「我只不見了一幅錦箋，裴年伯怎得知道？」便回道：「小姪書房，不曾遺失什麼東西。」裴爺笑道：「賢姪休得瞞我，現在所失之件，存于我處，不知可是賢姪的？可拿去一看。」說着把錦箋遞于宣生，宣生接過一看，正是書房不見的錦箋，由不得大吃一驚，不能隱諱道：「這是小姪丟在書房書布下的，不見兩日，怎麼落在年伯手裏？小姪不解。」裴爺道：「我且問你，箋上詩果是你做的，有所見而吟然？詩出有心，詩出無心，你可從直說來。」宣生道：「詩是小姪做的，戲以有所見爲題，按題四季成吟，玉人來四首，不過偶爾感懷，實

是無心。况詩上並無淫詞豔句，請年伯細看，便見分曉。」又把錦箋送與裴爺，裴爺接過，叫聲：「賢姪！你這一幅錦箋失去，不大緊要，却關乎性命之憂，關乎名節之重，你不實說出來，這風波起得不小呢！」宣生一聽說，嚇一大跳道：「小姪不犯非禮之罪，詩句又無勾挑之詞，年伯如何說得這般利害？」裴爺道：「賢姪！我實對你說罷。你這幅錦箋，被你柯家姨妹拾去，柯家姨丈疑你有心，做此詩詞，勾引你姨妹，其中必有私情，定要處死你家姨妹，故攜錦箋來，請教你父親，也要處治賢姪。姪趕早直說，你這幅錦箋，還自被姨妹獨自取去的，還是在書房當面交與姨妹的，賢姪快快說來！」宣生道：「詩是小姪所作，而姨妹只在舍下住了一夜，小姪頭一日，爹爹正壽，四處陪客，沒得工夫，次日隨爹爹出去謝客一天，不曾暫離，及回來時，姨妹已被姨丈接回，小姪從何處與姨妹見面，贈此錦箋？此詩是小姪丟在書布下的，怎說小姪有心贈的？」裴爺笑道：「柯宣二公，可曾聽見小弟問的口供麼？」宣爺哼了一聲道：「畜生呀，一個讀書人，不思功名上進，只做這些輕薄之詞，豈是成材？還不退下去！」嚇得宣生急急起身，離了前廳，回他書房，心內是一喜一憂。喜的錦箋果落佳人之手，不枉我一番思慕；憂的是柯老執性，將無作有，把有才有貌的佳人，置于死地，豈不可惜可恨？我且慢言宣生在書房內，再表柯爺見宣爺並不問他兒子，青紅皂白，只略略責備幾句，便喝退下去，心中好不着惱。跳起來，指着宣爺說：「你只知溺愛不明，不顧大綱大紀，我也不與你瞎吵。我只回去，處死我的無恥女兒，看你可過得意麼？」說罷也不告別，忘却拿了詩箋去。只氣忿忿，大踏步朝外就走。裴爺知柯老是個直拙人，一定勸不轉的，忘却了錦箋，隨即告別。裴爺起身出來，宣爺送至大門，方回轉內堂，說與夫人知道，夫人不勝嘆息不表。且言裴爺離宣府，遺落正文，就無影無形，豈不爽快。拍手稱妙道：「年兄好算計，小弟承教，容日再謝罷。」說着一拱告別。裴爺暗笑而去，趕回府第，安排巧計不題。且表柯爺一肚子熱血，火焰焰的，到了家中，秀林問及宣家怎麼樣子，柯爺也不回言；夫人還坐在那張椅子發愕。寶珠也伏在椅子上，哭哭啼啼，見柯爺回來，不動聲色，以為前去一定追問沒有此事，解了

錦箋之疑，大家略放些心。只是秀林見柯爺這般光景，好生詫異；那知柯爺于黃昏後，暗命家人備了三乘小轎，在後園門口伺候。假意着人向小姐說：『夫人聽得老爺于三更要弄死小姐，特備下轎，在後園門等候小姐，帶如眉如鈞，速往宣府躲難要緊。』寶珠不知是計，嚇得魂飛天外，急急帶了兩個丫環，出房趕至後園門上轎，一足趕奔御河下來，柯爺親隨後面押着三乘轎子，怎生逼寶珠投江，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癡生染病 義友央媒

忽聞凶耗起愁思，一點癡情只自知；藥石任他醫百病，誰醫生別與死離。

柯爺押着女兒寶珠，並丫環如眉如鈞，三乘轎子，由御河邊走了幾里下來，臨近大江不遠，對岸盡是蘆洲，喝令轎子住下。轎夫答應，把三乘轎子歇下，寶珠在轎內聽見是他父親聲音，嚇得一大跳，暗想：『不好了！我今日是沒命的了！』心下正在悲切，又聽見柯爺喝叫：『寶珠與兩個小賤人，快些出轎。』寶珠主僕三人，只得出轎，向外一望，只見一派江水滔滔，免不得魂不附體。又見柯爺叫三乘轎子先回，不知是何意思。寶珠忍住向前，叫聲：『爹爹！此刻天已黃昏，將女兒與兩個丫環，抬至此地做怎麼事情？』柯爺見問，冷笑兩聲道：『你做的事情，你豈不知？我實對你說罷：你這忘廉喪恥的賤人，敗壞爲父的清白家聲，若將你處死家內，免不得入殮殯葬，驚動外人耳目，亦復不雅。趨此昏夜無人，將你抬到此處，你看一派江水，卽是你葬身之地！你一時失着，做錯了事，非怪爲父狠心；你之閨門不謹，總由這兩個小賤人，另賣，豈不又要貽害人家？不如將這兩個小賤人，隨你到江心去同伴，好往龍宮去的。你聽見我的分付，速速自裁罷，免得爲父的，親自動手。』柯爺說一番，到把兩個丫環，嚇得渾身亂抖，哭哭啼啼，轉是寶珠聽見此話，並無悲恨之色，便道：『爹爹！既要女兒身赴大江，女兒到也情愿，留此清白之軀，何不在家中，向女兒說明，也讓女兒告別母親，答謝生身養育之恩。女兒雖死無憾，爹爹定要』

此詭計，使我女兒不能一別，爹爹好狠心也！但女兒死不惜命，只可憐兩個丫環，也受此不白之冤，隨女兒畢命；爹爹還宜法外施仁。」柯爺喝聲：「賤人住口，你主僕三人，一條心腸，做的事，怎能寬宥？這兩個小賤人，你也不必延挨時刻，天色已不早了，快快辦你事罷。」寶珠道：「女兒自然要上這條路的，但女兒一死，只放心不下我的母親！女兒死後，只求爹爹不要聽信的別人讒言，糟塌我母親，女兒在九泉之下，感恩不盡。」柯爺聽說，不耐煩道：「我知曉，你速速波心去罷。」寶珠見父親並無一點憐惜之意，他也不拜別柯爺，把心一橫，圓睜杏眼，倒豎柳眉，叫聲：「如眉如鉤，快隨我來！」可憐兩個丫環，戰戰兢兢，被寶珠左手拉一個，右手拉一個，一氣拉至江灘上。雖是天黑下來，星月照着，看得清楚，哭叫：「寶珠呀！你生有絕世之容，死無葬身之地，紅顏薄命，而至于斯！奴與宣郎，親雖姨表，從無一言之談，只不過以才憐才，兩相愛慕，遂蒙千古垢污之恨。宣郎呀！可知姨妹今晚爲你四首玉人來在此江心畢命呢！」又叫聲：「母親呀！女兒不能面別母親，只好夢中相會罷！」寶珠在江灘暗自悲想，又聽柯爺遠遠喊叫：「還不快快上路！我就來親自動手了！」寶珠也不睬他這些話，兩手用力，將兩個丫環一拖，拖至灘邊，兩手下推一邊一個，推將下去。然後哈哈大笑，自己將身一縱，隨入波流。正是：

白玉波翻埋粉骨，水晶簾捲葬香魂。

柯爺聽見拍通幾聲，已知女兒主僕三人，自盡江心了。仍放心不下，又走至江灘，四處一望，並無一人。方嘆息不已道：「非爲父下此毒着，只爲聲名要緊，你在陰曹休怨爲父的。」說罷轉身，大踏步獨自而回。免不得次日夫人知道女兒已被逼死江心，哭鬧幾場。又鬧不過柯爺，思女傷心，氣成一病，不得起床。只有秀林見寶珠已死，夫人又病，不出房門，無人礙眼，心下大喜。只等柯爺不在家中，便到花園，會蔣公子，任意狂爲。家中人等，也有風聲知道，只不敢向柯爺說出。怕的又起風波，且自慢表。只言如眉如鉤，下了江心，二人摟抱一處，隨波流去。寶珠到了江心，自有人托住身子，一直送至岸邊。已有兩隻小船，幫住一號大船，只聽大船上有人喝叫，衆水手，速速

赴江心救人。只聽兩隻小船上，一聲答應，跳出許多水鬼，全赴江心救人。早將寶珠救起，送與大船上。隨後又把如眉如鉤，一併救到大船。船中自有許多僕婦，兩三人抱至艙中，先用薑湯灌醒他。主僕三人隨後脫去濕衣，將乾衣主僕三人通身一換，即扶入後艙。自有鋪陳床帳，將寶珠主僕三人安放睡好。方慢慢開船而回。列位這救寶珠者，即司寇裴長卿也。他素知柯爺多疑，而且氣性直拙，今日在宣府中，平空以一首詩箋，要害女兒性命，雖苦口勸他，無益于事。只在路上，幾句言語打動，他必聽從回去，依言而行。裴府即撥船隱在蘆洲內，早早等候救人。又命得力家丁，在花園門外探聽消息。尾隨在後邊，在柯府轎子一路下來，看他在何處動手，即飛星報知裴爺。裴爺將船暗暗移在對岸，只聽水聲一發响，如飛催船出來救人。今果不出裴爺算計，少不得回去重賞家丁水手。又分付家中，上下人等只稱三小姐，不許外邊走漏風聲。寶珠落水歸船醒來，方知裴爺救回，心中感激不盡。只等到裴府見兩位千金，也生得花容月貌，一見親熱，勝似同胞，情愿在那裴爺名下爲義女。裴爺夫婦也是歡喜，另收拾一房，與寶珠居處。仍命如眉如鉤服侍裴爺，打點成就這段婚姻，也不說明。寶珠每日與裴爺兩位大小姐，吟詩逍遙，到也安閑自在。只是放不下母親年邁，身旁無人侍奉。又怕母親聽見女兒死江心的消息，不知如何悲傷，欲想投一個信息與母親，好放心的。裴爺不肯怕的，露了風聲出去，又生別出枝葉。寶珠沒奈何，悲切在心，權住裴府，按下不提。且言宣夫人，因聽見老爺說柯寶珠因爲兒子，四首玉人來詩，被他取去，又遺失在地，他父親拾着，疑與兒子有私情，要將他女子置之死地。因素知癡老，說得出做得出，吃一大驚，很放心不下。囑托宣爺差家人暗暗就在柯府打聽消息。柯爺逼死兒女，是頭一天晚上。宣府差人探聽，是日飯前，不過略一探訪，柯府中細情，已有傳說出來。宣府家人，一得寶珠沉江的死信，不敢緩，飛星回去，報知宣爺。宣爺又是嘆息道：『柯老果然做出來了！』忙回後告知夫人，夫人十分傷心，哭個不住。罵一聲：『惡心老禽獸，連一個親女兒也容留不住，深可痛恨！』說罷大哭不已。宣爺也自傷心，宣府內堂一鬧，早傳到書房，宣登正在看書，忽聽見內

堂一片哭聲，大吃一驚。丟下書本，起身離坐，急急忙走出了書房，趕到後堂，見父母俱在那裏啼哭，不知爲着何事，吃驚不小，趕向前，叫聲：「父親母親因何只等悲切？」宣爺未及回答，先是夫人哭叫一聲：「吾兒呀！你心愛的妹妹，被你姨丈于昨日晚上，送入波流了。叫人怎不傷心！」登驚不聽，猶可，一聽時，渾身如大海崩舟，高山失足，大叫一聲：「罷了！」已只見兩眼一翻，將身一仰，一個筋斗，暈將過去。嚇得宣爺夫婦，魂不在身，雙雙向前，扶住了兒身體，全叫：「吾兒快快醒來！」一面捂着人中，一面命丫環速速取姜湯來灌，灌了一會，方悠悠甦醒。只叫：「有才有貌的姨妹，爲我無心一幅錦箋，累你遭橫死，我豈能獨生世上，令人笑我爲寡情者？」說罷，哽咽不止。宣爺見兒子這般光景，知爲寶珠之事，但昏暈過去，怎不着急？今見醒來，方才放心。又聽他說這許多決絕的話，反安慰道：「吾兒不必傷心，人死不能復生，該是寶珠與你無緣，方如此結局；天下何愁沒美貌佳人來配你？豈定非寶珠不可？」登驚道：「爹娘！恕孩兒不孝之罪，孩兒雖與寶珠無苟且之行，彼此心許，堅如金石，孩兒不得寶珠，終身寧可不娶，生則同生，死亦同死，以結來生之姻緣罷。」宣爺只此一子，聽見兒子說這番話，心下很着惱起來，罵聲：「無知畜生，豈不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信口亂言，應治以家法教之！况寶珠之禍，由你而起，慢講寶珠已葬江中，就是尙留世間，婚已回絕，你又何必想癡？若以後再提寶珠二字，定將你這畜生重處，償寶珠的命。」夫人疼兒心重，叫聲：「老爺息怒，寶珠二字，不提就是了。孩兒可到書房養息去。」喚進兩個書童，扶了公子到書房，心下抑鬱，也不看書，哭啼啼睡倒牙床，日夜思想寶珠，自此茶不思飯不想，想的神魂若有所失。宣爺夫婦知道，心下甚是着忙。來到書房看視，見他骨瘦如柴，口中不住，只叫寶珠，知是心病。忙着家人遍請名醫診脈，用藥如投大水，日重一日，弄得宣爺夫婦，見兒子奄奄一息，好不十分傷心。這個信息傳到柯爺耳中，只叫：「好！這畜生品行不端，報應我家女兒了！」却傳到裴爺耳中，大吃一驚：「此事我若不設法去救，宣家姪兒，一則宣年兄無後，二則寶珠將來如何結果？」眉頭一縐，計上心來。裴爹有什麼好計，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面許朱陳 硬寫絕據

遊戲姻緣不自由，多情司寇太風流；局中誣弄渾如夢，空使冰人笑白頭。

裴爺暗想宣生之病，由寶珠而起，今若說明，使柯老知之，必有一番波折。且不知寶珠心下如何。再者宣生把事看容易，也不成千古風流佳話，待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一則看宣生之可堅如金石；二則將柯老戲弄一翻，磨滅他一番直拙的性氣；三則使寶珠得有所歸，不枉我救他一片的婆心。想定主意，便將綺霞綺雲兩個女兒喚至面前，將此事與他商議，又叫他暗暗細探寶珠口氣如何，報我知道。兩位小姐聽見乃尊分付，連聲答應，回了後邊，依裴爺的話去問寶珠。寶珠又執拗起來，說：「宣生之病，與我無干，今若借此聯姻，分明無私有弊。無怪我父置奴於死地，此事如何可行？」綺霞綺雲見寶珠回得決絕，也不便再說。去回覆裴爺，裴爺點頭含笑，命二女退下。心中打算一會，即差家人裴福去請太僕柯爺，立等有要話面議。裴爺囑罷，裴福領命，如飛趕到柯府去請柯爺。自有柯府門公報知柯爺，柯爺因逼死女兒，與夫人吵鬧幾場，正在府中納悶，忽見裴府相請，一則出去散悶，二則也要去面謝裴年兄，但不知他請我什麼話說。且到那裏知道，分付門公叫裴府家人先回，我隨後就到。門公答應出去，打發裴府家人去了。柯爺即更換衣襟，帶了兩三家人跟隨，坐轎到裴府而來。不消片時，已到裴府。柯爺下轎，少不得裴府門公飛報裴爺，即刻出迎，將柯爺迎至廳上，見禮分賓坐下。家人送茶，茶畢，柯爺道：「前承裴年兄教我照依辦法，果然爽快。小弟感激不盡。」裴爺聽了故意吃驚道：「那是我失口一句頑話，柯年兄竟把我的話認真做了麼？」柯爺道：「凡事要做便做，有何遲疑？況此女死有餘辜，尚戀他做什麼？」裴爺故意大叫道：「此女之死，我之過也。年兄亦何忍心至此？」說罷連聲嘆息。柯爺只認裴爺當真憐惜他女兒之死，反搖手道：「年兄不必憐惜這不肖女兒，我們且說正話，請問年兄呼喚小弟有何見諭？」裴爺道：「無事不

敢驚動年兄，有一件事相煩，帶挈年兄，吃杯喜酒。」柯爺笑道：「有喜酒吃，年兄分付小弟，自當效勞。但不知年兄見委何事？」裴爺道：「小弟有一小女，年已十六，才貌亦可去得。打點托年兄作伐，做一個冰人。」柯爺吃驚道：「你又來拿我開心了！我知道，年兄只有兩位千金，大的且許趙通政長子，次的已許江都督次子，雖未過門，俱已受聘。年兄那裏又有一個待字之女，托我爲媒，豈不是耍我老拙麼？」裴爺正色道：「女兒婚姻大事，怎能將無作有，向朋友戲言？」柯爺不信道：「你這個女兒，來歷向小弟說明，我好做媒人去。」裴爺道：「這是舍弟俊卿之女，幼失父母，隨我撫養成成人，今日不好好代他擇個佳婿，完全他終身大事。小弟死後怎對舍弟，於九泉之下，這不是同我女兒一般麼？小弟可曾拿年兄開心。」柯爺拍掌道：「年兄說明，我便去做媒，却不知年兄看重那家卿官的兒郎？」裴爺笑道：「這位兒郎，小弟之所愛，年兄之所惡，年兄莫怪小弟，方敢直言。」柯爺道：「小弟做媒有何惡頭？有何怪頭？年兄只管請教。」裴爺道：「我看上了你貴連襟令郎，要招他做東床，煩年兄去說媒。再無不成的。」柯爺聽說，吃驚不小道：「年兄有個好女兒，偌大京都，怕揀不出一個好佳婿，獨想上了輕薄畜生？這個媒人小弟不願做的。年兄另請別人罷。」說着便起身告別。早被裴爺捺了坐下道：「年兄又來直拙了！你做你的媒，不關你事，何必推諉了？」柯爺道：「小弟恨這小畜生，如切齒，我還代他做媒。」裴爺道：「你却恨他，我却愛他，相屈年兄走一遭，自當從重謝媒。」柯爺道：「此刻小畜生病重得很，倘有不測，豈不誤了令媛的終身？不如等他好了，再去說媒罷。」裴爺道：「不妨事的，他的病重，由抑鬱而起，或因結親，將喜一冲，病可立愈。就是不測，一是我命女當如此，二是我情願的。總不怪媒人，年兄但請放心，只管說去。一說便成。」那柯爺被裴爺一番言語，網住不好推却道：「媒是小弟去說，成與不成，休說小弟効力不週。」裴爺道：「這個自然。」說畢催柯爺動身，送到門口，還叮嚀道：「小弟今日候回音，年兄切勿忘却。」柯爺答應，方告別上轎而去，坐在轎內，肚內很笑，長卿何其癡愚，一定要把女兒配此小畜生。又知道我與宣家仇恨甚深，定要央我做媒，豈不好笑也罷。

我只那裏略爲言之，成與不成，不負朋友所托。想定主意，轎到宣府，果與宣爺會面，也不問他乃郎病之好歹，只將裴爺求親來意，略爲一談。宣爺搖手道：「小兒不知如何心病，誓不娶親，此刻病雖好些，屢被我重爲教訓他，立意如此。雖我父母亦不能強他，襟兄就將此話，回覆裴年兄，請他莫怪。」柯爺明知其意，也不服氣，朝下再說，即告別上轎。又到裴府，回覆裴爺：「非是我盡言，怎奈宣家父子，俱不允親。」將話說了一遍，這是柯爺把話故意說激烈些，使裴爺一怒而止。誰知裴爺明察秋毫，笑嘻嘻道：「今日有勞年兄，容日登門再謝。」柯爺連稱不敢，隨即別了裴爺，上轎回府。裴爺將柯爺送出大門而去，即轉身來到書房坐下，分付兒子以松，叫他明日到宣府，看看登熬之病。如果好了，你可務必邀他到我這裏來，你可陪他在書房閒話，我自出來有話問他。以松答應，裴爺起身回後去了。裴公子領了父親之命，過宿一宵，果於次日，帶了書童佛奴，往宣府而來。宣公子因得寶珠死信，染成一病，醫藥無效，幾於無望生全。大虧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見不知是神是仙，對他說寶珠不死，汝休傷生。宣公子自得夢以後，忽又想到寶珠落水，豈無救星，想到這裏，忽然心中鬆快，使病又減去幾分。漸漸身子撐住下床，每日將養，病也脫體。宣老爺夫婦見兒子病好，方才放心，見他年紀不小，情竇已開，四處也代他央媒求親。就是裴府這頭親事來說，要算門當戶對，宣爺非不愿意。怎奈宣公子心中，只有一個寶珠，除了寶珠，寧可終身不娶。宣老夫婦，每爲此事憂心，欲待責備兒子，又怕他舊病復發，只得隱忍下來。宣公子雖是病好，猶自日夜思想寶珠，這日正坐在書房納悶，忽見裴公子前來，候他的病，本是同窗好友，今見他到來，可以借此談談解悶。忙迎請進書房，見禮分賓主而坐。茶畢，各道寒暄一會，裴公問病以後，邀他出去，散散悶。宣公子不好推却，只得入內告知母親，宣老夫婦，也怕兒子在家，悶出病來，命他帶了抱琴、醉瑟兩個書童，跟隨出去。逛逛早去早回，不要傷神。宣公子答應出來，陪了裴公子出得府來，一路談講，也在四處遊玩一回。裴公子把宣公子誘到自已府上，務必邀他進去，稍坐片時歇息。宣公子因有前日拒親一事在心，不好意思到裴府去，當不得裴公子再

三再四，將宣公子邀進府內，來到書房見禮，分賓主坐定。佛奴送茶，茶畢，裴公子道：「宣仁兄貴恙，何以令人難解？但不知家尊仰扳于仁兄，而仁兄何拒絕之甚？莫非仰扳不起麼？」宣公子嘆一口氣道：「小弟苦衷，一言難盡。望仁兄原諒。」裴公子正要開口，只聽書房外一聲咳嗽，裴爺進來，兩位公子俱已站起相迎。惟宣公子見了裴爺，面有慚色，也免不得向前相見，口稱：「年伯在上，小姪登鰲拜見。」裴爺道：「賢姪少禮，一旁坐下。」宣公子告坐，大家方才坐定，裴爺道：「賢姪！我看你才貌雙全，老夫久已佩服。因膝下有一弱女，雖非至寶，亦是掌珠。欲擇一佳婿，如賢姪者，世所罕有其人，前托令姨丈，向你尊翁說媒，滿擬一說必成。誰知推托，多分是令姨丈不會說話，不善代人撮合；今幸賢姪光臨寒舍，老夫不揣冒昧，當面將弱女許與賢姪，賢姪不可再爲推辭。」宣公子道：「年伯分付小姪，怎敢推辭？但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姪也不能自主，望年伯原諒。」裴爺道：「只要賢姪允了親事，少不得夾出媒妁，通知你父母，這就不爲自主了。」宣公子被裴爺這一駁，沒話，回道：「小姪心事，連自己也說不出來，年伯府中自有乘龍佳婿，何必小姪？但小姪雖有一點才貌，不足爲奇。年伯恕小姪唐突之罪。」裴爺笑道：「賢姪說不出的心事，老夫知之久矣。只不過情獨鍾於寶珠，可惜寶珠已死，徒想無益。就是小女才貌，也不遜於寶珠，賢姪不必少所見多所怪，過於拘執，自貽後悔。」宣公子被裴爺說出心事，滿面通紅，道：「小姪不過情戀寶珠，別事也無後悔。」裴爺道：「你今日拒絕如此，不要到後來再想，求我我也不能從命的。」宣公子也被裴爺絮煩急了道：「年伯若不信，小姪便寫一個憑據與年伯，以爲後日執證。」裴爺聽說，哈哈大笑，就叫宣公子寫此憑據。宣公子取了筆硯，怎生寫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聽月題詩 引生遇故

夜漏無聲誰聽月，冰輪皎皎又有聲。天宮响振霓裳曲，送下清音到玉京。

裴爺見宣公子，竟認真要寫起絕據來爲執照，肚內好不暗笑。書癡不知就裏，執意如此，少不得日後慢慢擺佈他一番，方出今日心頭之氣。一面想着，一面假意發怒：「好個不識抬舉的小子，老夫一團美意，招你爲婿，你反出言無狀，竟肯寫絕據與老夫爲憑也罷了！」

我本有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

說罷就命書童取過文房四寶，與宣公子好寫絕據。宣公子並不作難，片刻寫完，還着了花押，呈與裴爺一看，只見上寫道：

立絕據宣登鰲，今立到

裴年伯名下。情因朱陳面許，冰炭難投。若日後懊悔，再求年伯，執此爲憑，聽其處治，毫不怨尤。今恐無據，立此存照。

裴爺看了絕據籠於袖內，卽氣忿忿起身，也不向宣公子再交一言，竟出書房而去了。宣公子自覺沒趣，也告別裴公子要行。裴公子還留他便飯，宣公子不肯相擾，帶了書童揚長而去。裴公子送出大門，見他去遠，方轉身走進來，要覆乃父之命，不敢復到書房去，趕至後堂，尊翁與兩個妹子，坐在那裏談說宣生拒婚一段情景，他使向前說：「宣生已去了。」說着也一旁坐下。裴爺道：「他臨去可說些什麼？」以松道：「却是默默無言，不悅而去。爹爹何不向他說明，就是寶珠，他豈不十分感激？定要藏頭露尾哄他，當面得罪爹爹，孩兒不解。」裴爺聽說哈哈大笑道：「做好文章須要有波勢，有曲折，方播出來龍捉虎的手段。若直捷下去，便成佳話，毫無趣味。」綺霞道：「宣生已寫絕據，定要寶珠，爹爹又不說明，宣生渾如夢寐，則千里姻緣，從何處締結？」綺雲也道：「柯寶珠明推暗就，到是一對奇怪文章，叫人從何處下手收拾起來？」裴爺見他兒女們爲宣生寶珠之事，反復辨難，不禁笑將起來道：「你們只依爲父之計而行，不怕宣登鰲不前來跪求爲父的，不怕寶珠還再假撇清了！」

爹爹計將安出？裴爺附着綺霞的耳，說了一會，綺霞點頭；又附着以松的耳，說了一會，以松會意；父親子女們說罷，俱各相視而笑。大家辦事去，不表。且言寶珠自回了裴家兩個小姐，一番決絕的話，雖是義正詞嚴，及他姊妹去後，心中又懊悔起來道：「宣生得我死信，遂至一疾不起，乃千古多情之才郎！便與他相訂白頭，亦不爲過。况奴蒙裴繼父，從水中救起，再生之恩，豈可不知？大不該向裴家姊妹們，回的太愚蠢了些話，使外人知之，豈不說奴寡情至此？」想着愈加憂悶起來，伏几朦朧睡去。恰值綺霞、綺雲姊妹二人，走到寶珠房中，見寶珠在那裏打盹，如眉如鉤，向前尊聲：「姑娘門請坐。」綺霞搖手，叫他不要聲，順手在桌上，取一條白紙，攢了一個紙攢，攢得寶珠歪着頭，睡在膀子上。鼻孔朝外，綺雲將紙攢送進寶珠鼻孔，一陣亂攢，攢得寶珠鼻孔一陣奇痒，寶珠從夢中驚醒。一見是裴家姊妹，將身站起，相迎，笑個不住。然後大家坐定，兩個丫環，俱遞了泡茶來吃。綺霞吃着茶，叫聲：「寶珠！賢妹！你每想要到我家聽月樓上去頑頑。此樓乃是仙筆所題，後樓雪窗，亦可遠眺。今日無事，奉陪賢妹，到樓上去遊玩一回，省得在此悶睡。」寶珠道：「很好。聽月二字，起得新奇，愚妹要到此樓，瞻仰仙跡，以開懷抱。」說罷，姊妹三人，起身出房，各帶丫環跟隨，一直往花園而來。到了花園，此刻已是秋末冬初間，却花影凋零，鳥聲稀少，只有幾枝殘菊，於畦邊插着，也不足以供賞玩。姊妹三人，直向樓下而來，到了樓梯，魚貫上去。樓上每日收拾潔淨，自有園丁辦理伺候。裴爺早晚樓上燒香，樓上滿壁圖書，俱是名人詩畫，陳設精工，紙墨筆硯，俱皆古玩。四面推窗亦開，毫無點塵。樓下自有管園僕婦，煨的香茗，伺候送上樓來。三位小姐上得樓來，先是裴家姊妹見了仙匾，倒身下拜。寶珠也隨着禮拜，拜畢起來，大家坐定，有丫環送茗茶一杯，在前面擺着。寶珠見匾上聽月樓三個金字，寫的奪人眼目，已不勝驚訝。又見下寫掌桂仙吏題，一時不解，便問綺霞道：「姐姐月如何可聽出於何典？這掌桂仙吏，又是什麼仙人？望乞見教，以開茅塞。」綺霞見問，便回道：「賢妹有所不知。只因家尊新建此樓，尙未題名，那年八月十五日，晚上，合家在園內飲酒賞月。我父要在酒席面前，試我們兄妹的才學，并

將樓名各取一個上來，以定優劣。我兄取的餐松二字，我妹取的雙鳳二字，愚姐取的倚翠二字。還有我父取的留雲二字，未曾說出，忽月台下，飄落一張紅柬，上寫着樓名，俱取的不佳。他於月府桂樹下，細加磨琢，成聽月樓三字，以留千古仙蹟。我父將柬帖看過，又被一陣仙風吹去，柬帖無影無蹤。我父驚奇不止，即命掌燈上樓一看。那知未曾寫字之匾，已有三個金字在上，如斧琢成。下書掌桂仙吏題，即月府吳剛也。賢妹，你道奇也不奇？就是這聽月二字，我們兄妹，也將此意，細細推敲，並不知出於何典。其意似不近理，仙吏又留詠聽月樓七絕詩一首，寫在匾下粉屏上，解說聽月二字之意。令人恍然大悟。賢妹何不近前一看便知。寶珠聽說，也暗自稱奇，起身近前，到粉屏前一看，果見字跡，寫得龍飛鳳舞，上寫道：

聽月樓高接太清，樓高聽月更分明。天街陣陣香風送，一片嫦娥笑語聲！

寶珠看畢，連連稱贊道：「這個月聽得好，用意清新近情近理，不枉是仙人筆意。」說着將身坐下，又打動平日詩興，便對綺霞又說道：「姐姐！此樓又得仙人錫以嘉名，將來尊府必有瑞兆。今又得仙人賜以佳詩，亦增賢姊妹翰墨之光。你我姊妹們平日詩中唱和，不過詠物感懷的腐題。題之清奇，莫過聽月。愚不揣冒昧，大胆拋磚引玉，不知姐姐意下何如？」綺霞領了乃尊密計，正要將寶珠逗留在樓上，好照計行事。今聽見寶珠要和聽月樓詩，正好延挨工夫，便答道：「賢妹有此高興，愚姊理當奉陪。只是獻醜，但不知還要和韻麼？」寶珠道：「怎不和韻？」綺霞命丫環研墨，與綺霞寶珠，各取一幅錦箋，鋪於案上，搆取詩思。丫環捧茶，一旁伺候。三位小姐，見墨已濃，濡動羊毫，不必過加思索，俱已一揮而就。大家互相傳看，和聽月樓詩一首，俱有矯矯不羣之句。先是：

百尺高樓玉宇清，一天月色向空明。丁丁伐木遙如許，世外猶聞斧鑿聲。樓外涼侵秋氣清，寒砧動處月光明。晴空隱約將衣揭，一片更催玉杵聲。樓傳仙筆意奇清，眺望施驚夜月明。環佩叮嚀來步履，非笙非笛落虛聲。

大家看畢，互相稱贊謙遜一回。每人詩後面，俱有自己名諱漫題。綺霞命丫環將三幅詩箋，帖於樓上粉壁；又是丫環送了一巡茶吃過，綺霞對着寶珠道：「我們詩興既畢，何不向雪洞眺遠一番，以豁晴眸？」寶珠自在家中被父親拘住，不能遠走一步，以解悶懷。今在裴府，又得他們姊妹作伴，很不寂寞。樓高眺遠，更是雅事。一見綺霞所說，正中心懷，便回道：「很好。」姊妹三人，即起身到雪洞前四處一望，但見：

一泓秋水接長天，遠樹迷離裊碧煙；最好晴光舒野徑，釣漁灘上送歸船。

寶珠看着秋水，一派野景，甚舒胸懷。先還與裴家姊妹，並肩站着看，因越看越癡，竟把他姊妹拐在背後，他獨自伏在洞口呆望。裴家姊妹，也將身退後，讓寶珠在雪洞口暢意觀望。綺霞眼尖，遠遠見兩個戴方巾後生，從樓下來了。一步進步，認得前面，必是宣生。後面是乃兄以松，誘他來了。他把妹子綺雲手上一揮，努一努嘴，綺雲點頭會意，同乃姐，把身子輕輕退上椅子上坐下喝茶，暗笑寶珠。寶珠不知就裏，只顧出神下面望，身子露着半截，他也不知下面有人看他，且自慢表。再言宣公子自在裴府寫據回去，好不懊悔。心中只是納悶，過了兩日，又見以松裴公子來邀他出去逛一逛，宣公子執意不肯同去，裴公子因得乃尊密計，當面請出宣年伯，說知來意。宣爺不好推却，逼着兒子，陪裴公子出去逛一逛。宣公子免從父命，同裴公子一路尋秋，也談談別的閑心，却到花園後門口，正是聽月樓上雪洞，正坐着寶珠一人，在那裏閑望。裴公子故作不知，問宣公子道：「你看那高樓上坐着佳人。」宣公子聽說，抬頭一看，吃驚不小。忙搶幾步向前，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訪美探樓 遇婢被夢

彼此深情各自鍾，誰知無處覓仙蹤？天工巧使奇緣合，再見當年舊玉容。

這是裴爺安排的巧計，叫女兒誘寶珠到聽月樓上，在雪洞口閑望，故使以松將宣公子引到這裏，兩下會面，

好使宣公子疑疑惑惑，懊悔起來，向裴爺哀求，挫捺他一番。這個機關，寶珠也不知道，宣公子越發意思不到。今聽裴公子說，那樓口有一個佳人坐在那裏，不覺將頭一抬，看見那佳人好似寶珠的模樣，大吃一驚，忙搶行幾步，向前定睛細看，越看越像，嚇得魂不附體，轉身就跑，只叫：「不好了，青天白日見了鬼也！」說着要跑，裴公子拉住道：「宣仁兄何所見，這佳人是個鬼呢？」宣公子說：「活是一個被水淹死的柯寶珠，怎麼不是鬼？」裴公子笑道：「你可知道這高樓是那家的？」宣公子道：「我那裏知道，這個人家樓上白日出鬼，也不相宜。」裴公子笑道：「宣仁兄少要亂說，這就是舍下的花園，高樓那雪洞口，坐着的乃是三舍妹，卽家尊面許仁兄的，那佳人怕仁兄疑惑，舍妹醜陋，故小弟引仁兄當面一看，可不亞似寶珠麼？」宣公子聽了，越發說出話來道：「豈有此理？仁兄欺我，分明個寶珠的陰魂出現，怎麼是你令妹？」宣公子與裴公子在樓下，高聲爭辨，早被寶珠樓上聽見，有人說話，怕的外觀不雅，卽把身子縮進去，便與裴家姐妹帶了丫環，下樓出園去了。宣公子還要朝樓上細看，那知雪洞內的佳人已寂然不見了，心中如有所失。裴公子道：「宣仁兄，不信小弟之言，你再去細訪細訪，不必在此發癡了，小弟就此告別。」說罷，把手一搖，就敲樓下後門進內，少頃，宣公子見裴公子果從樓下後門入內，果然此樓是他家的。但他令妹，怎與寶珠生得一般無二？事有可疑，且前日夢中說寶珠不死，汝休輕生，莫非寶珠猶在世間，好令人難解！一面想着，一面轉身回到自己府中，見過了父母，仍歸書房坐下，癡癡呆想：「裴兄上次約我閑遊出去，到他府中，受裴年伯一番挫折，今日又苦苦約我出去逛逛，到他後花園門口，說了許多鬼話，他就撇我一人在外，獨自歸家，此人毫無一點人情，以後這等人，不必與他相交了。」想罷，嘆息一回，忽叫聲：「日往，曾聞裴年伯，只有兩女，一字趙通政家，一字江都督家，俱已受聘，那裏又有女兒？且方才雪洞中所見之佳人，分明是寶珠模樣的，裴兄怎說是他令妹？天下同模同樣的原有，怎像得這等模樣？」宣公子想到此處，忽又拍掌大笑，歡喜起來道：「莫非寶珠落水之時，是裴年伯救了回來，也未可知。詭說是他女兒，與我做謀，怕的

柯老知道，又起風波，這年伯一團美意，哎，啲不好了！若當真有此事，豈不被我一陣粗莽性氣，送掉了我一對好姻緣？令人可恨！說着，只是跌足叫屈。又轉一念道：『寶珠生死並無確信，何必徒費神思？若是寶珠真死，蒼天呀！我宣登熬何以福薄如此？連一個有才有貌佳人，也消受不起！生我宣登熬在世上有何用處？』想到這裏，又是泪珠雙垂，好不傷心。哭了一回，暗想裴家父子說話吞吐，其中事蹟可疑，也罷我聞得裴府花園中有座聽月樓，乃仙筆題的，并有仙詩四句，我久已要去一看，因病糾纏，是以擔誤，未曾去得。今可借此採訪名樓，並美人的消息，但解鈴人，還是繫鈴人，仍要去找裴兄引進方妥。』想定主意，且歇息一夜，明早且去。我趕到裴府，走一遭。』說罷，已是掌燈時候，用過晚飯也無心去看書，便解衣上床安寢。一夜心中亂想，不曾合眼。到了天明起身，梳洗已畢，用過早膳，即到後堂請了父母安，謊言出去會文，帶了書童，出了府門，一直向裴府而來。不消片刻，已到裴府。宣公子問門公道：『你家公子可在書房？』門公回道：『公子不在書房，在花園內看秋色去了。』宣公子道：『煩你引路，到花園去。』門公答應，引着宣公子進了花園，正值佛郎在那裏頑耍，便叫：『佛兄弟，公子在那裏？有宣公子來候，快去通報。』佛奴道：『公子現在梨花廳上看書呢。我同宣公子進去，伯伯請便罷。』門公點頭出園了，佛奴尊聲：『宣公子這裏來。』宣公子主僕跟着佛奴，一路灣灣曲曲，來到梨花廳。佛奴搶一步，走到廳上，報知公子，公子已知，宣生一定要來，問他的消息的，果不出其所料。即起身出迎，見宣生進得廳來，叫聲：『宣仁兄，何早也？』宣公子道：『屢蒙仁兄枉顧，小弟今日特來回候。』說着，兩下分賓定。佛奴送茶，茶畢，裴公子道：『仁兄昨日見我舍妹，認做鬼魅，未免不情些。小弟故心中不快，失陪仁兄，是以家來了。』宣公子被說得滿面通紅道：『仁兄休怪我，只認樓上令妹，宛似寶珠，故說是鬼，若當真令妹，小弟怎敢亂道？但有一件疑心之事，動問仁兄，望乞仁兄見教。』裴公子道：『宣仁兄有何事疑心？』宣公子道：『小弟聞得尊府，只有兩位千金，一字通政趙府，一字都督江府，俱已受聘，那裏又有千金，未曾受過人聘禮呢？此事小弟不解。』裴

公子笑道：「仁兄有所不知，這是我的堂妹，幼失父母，在小弟處撫養成成人，我父母親如己出，所以做主擇婿，這個舍妹不但有貌，而且有才，兄如不信，可到我家聽月樓上看看他的詩句，便見分曉。」宣公子道：「小弟久聞名樓仙蹟，正要上去瞻仰一番。」說罷起身，同裴公子轉灣抹角，一直到樓門來。正要上樓，只見佛奴來說，夫人請公子到內堂有要話相問，立等公子。公子聽說，便叫：「宣仁兄請先上樓，小弟即刻就來奉陪。」說罷，轉身自去。宣公子書童已被佛奴拉往別處頑耍去了。只趁着宣公子，獨慢慢上樓，見樓中明窗淨几，十分幽雅。果然有聽月樓三字金匾，擺着香案，知是裴年伯早晚焚香之所，又見粉壁上寫有四句七絕，近前一看，乃詠聽月樓律詩。細細一看，連連稱妙道：「果然這聽月二字，鏤琢精工，不愧仙筆。此樓可以永垂不朽了！」說着，坐將下來，但見左邊上貼着三幅錦箋，亦寫得工楷柔媚，好似女子筆意，莫非裴仁兄所說的幾位令妹的閨句麼？待我向前細看一番。起身走到右邊壁間一看，見那錦箋是和聽月樓的詩原韻。先有綺霞綺雲的，連連稱贊道：「用意好，押韻穩絕，無香奩氣味，可稱閨美佳人二位。」及看到第三幅錦箋，上寫着頭一句：「樓傳仙筆意奇清。」這一句起得突兀，且有顧着發揮之語。第二句：「眺望旋驚夜月明。」有此一驚，方起下聽字意思。第三句：「環珮叮嚀來步履。」詮聽字有引人入勝之致。第四句：「非笙非笛落虛聲。」月聽到這般地位，是真個令人嘆服無窮。此一首詠聽月樓詩的和韻，較前二首體格生新，才華秀美，不亞古人大家道蘊矣！但不知可是裴仁兄所說這位堂妹麼？再看後面寫的，薄命女寶珠漫題。看畢大驚道：「怎麼稱爲薄命女？是咬到底不是裴年伯親生，或是另眼看待，較之親生女兒，分了厚薄，所以一生不平之中，借詩寓意，故稱薄命女。這也怪他不得，但不知裴仁兄的令妹，也叫寶珠，這却奇怪得很了！莫非寶珠，竟不會死，暗藏於裴年伯家中，不然如何又有兩個寶珠？裴仁兄口聲聲說他是堂妹，我若問他細底，倘被他辨駁起來，叫我何以回答？一時心中煩燥起來，不覺口渴，半日不見裴府書童送茶上樓，便到樓門口，喚自己的書童，亦不見答應。忍不住下得樓來，去找自己書童，走來幾步，

才轉了一個灣，只見遠遠來了一個，絕美丫環，捧着一盤香茶，冉冉而來。宣公子不知這美婢，捧茶往何處去，此刻口渴忘情，忍不住叫聲：「姐姐！將手內這杯茶，見賜與小生，以解渴煩罷。」那美婢聽說，將宣公子上下一望，把臉沉下來道：「相公們在花園遊玩，自有書童伺候送茶，婢子這盃香茶，送與寶珠小姐吃的，何能亂與別人？倘小姐知道，豈不要責備婢子相公莫怪。」說罷，起身要走。宣公子被他這一夕話，滿面通紅，無言回答，見他轉身要走，忽想這個美婢，好似姨妹寶珠的丫環，如眉模樣，越想越是，搶一步向前，叫聲：「姐姐慢行，小生有話問你。」那美婢又停步不走，問道：「相公有甚麼話問婢子，快些請教，茶要冷了。」宣公子笑吟吟道：「姐姐的容顏，好似小生姨妹房中的如眉姐姐一般，故動問一聲，不知可是的麼？」那美婢把臉一紅道：「我便就叫如眉，却在裴府中使用，我也不知相公爲何人，我也不知相公姨妹爲何人，天下同名同姓者多，同模同樣者亦復不少，就是婢子，名叫如眉，雖有兩個，不足爲奇，就是我家小姐，名叫寶珠，柯府中有小姐，名叫寶珠，也不知是一個寶珠，兩個寶珠。請相公細細推詳，婢子不及說話，要送茶去了。」說罷，捧着盤茶，如飛而去。宣公子聽了美婢這一番話，如醉如癡，站在那裏，不言不語。只是呆呆出神，怎生甦醒過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巧試佳人 戲掠書生

本知兒女却情長，隨意風流有俠腸；白首良緣原不偶，一經磨折姓名香。

如眉花園送茶與小姐，豈不明知宣生，在花園內，而使前來私會，這也是裴爺叫綺霞喚丫環如眉，說明其故，假向花園送茶，倘遇見宣生，教他這幾句話，如眉豈認不得宣生，他是明知故昧，使宣生心中疑惑不定。一聞如眉這些話，呆呆站在那裏，暗想這個送茶的丫環，分明是寶珠姨妹的丫環如眉，他又推說不是，且住，我聞得柯姨丈，將寶珠姨妹逼了投江，并將丫環如眉如鉤，一同送入波流，這一定是裴年伯一并救了回來，說什麼是裴

兄的堂妹？多分寶珠未死，住在這裏。想裴年伯許婚於我，不向我說明，使我堅守寶珠，當面辭婚，得罪裴年伯。伯呀，你真好戲我也。我如同在醉夢之中，今日夢也該漸漸醒了。想到這裏，越發出神，不料跟他的書童，在別處頑了半天，怕相公見責，飛星一氣跑來。一頭撞在宣公子懷裏，宣公子不防，被這一撞，一交跌倒在地。書童也跌在宣公子身上。急急扒起，見是書童，罵聲：『狗才，在何處貪玩了半日，也不伺候送茶，此刻又冒冒失失跑來撞我。』交，這是怎麼意思？』說着氣忿忿，打了書童兩個耳括子。書童被打，也不敢回言，只都着嘴站在一旁。宣公子道：『狗才，還不到樓下去，送一杯茶，到梨花廳上來與我吃。』這書童方答應去了。宣公子轉身到梨花廳上來坐，暗想裴仁兄家去也不來了，我還有許多話要問他，累我在此呆等，好不耐煩。正想之間，書童將茶送到，宣公子一面吃着茶，一面叫書童：『去找裴佛奴問他，公子往那裏去了？速來回話。』書童領命，不敢怠惰，去了一會，來回覆公子道：『裴府公子，是夫人打發往趙舅太爺那邊去拜生日，今日有一天呢，到晚方回。佛奴也跟去了。是我問門公的。』公子點頭喫了茶，站起身來，帶了書童，快快而回。少不得日日來找裴公子，要探訪寶珠的信息。門公總回不在家，又不好意思當面去問裴爺，沒情沒緒，回到自己的書房，悶悶不樂。且自慢表，再說裴公子，何嘗至趙府去拜生日，也是裴爺使的機關，不過引宣生到聽月樓上，看見寶珠的詩，知道寶珠不死，款又不落姓，且稱他薄命女，令其疑惑不定。以松是夫人叫去，宣生又無人問，再加如眉送茶一番話，更令宣生心癢難抓，哭不得笑不得。裴爺與兒女們，在背後暗笑。連寶珠也不知道，如眉自到花園送茶，遇見宣生，也猜着裴爺幾分屬意，又是綺霞分付如眉，瞞着自家小姐，不許走漏風聲。如眉領命，并連同伴如鈞也不向他說明。他只在旁邊，看看裴爺巧爲播弄，宣生又是好笑，又是感激裴爺。小姐爲他玉人來一幅詩，連我兩個婢子，幾乎一同喪命。今日奈何得宣生也設了，方出我們主僕之心頭氣恨，正獨自暗想，見裴府大小姐的丫環，來喚如眉，叫聲：『姐姐少要在，此呆想，我家老爺與小姐在中堂，叫你去說話呢。』如眉道：『姐姐少待，待我回聲小姐去。』那丫環搖手。

道：「老爺臨分付道：叫姐姐不用向小姐說，立等你去。」如眉依言，隨了這個丫環，一路來到中堂，見裴爺夫婦，與公子小姐，俱坐在那裏，向前挨着磕頭，起來站立一旁，尊聲：「老爺呼喚婢子，何言分付？」裴爺道：「你家小姐，雖有父母在堂，婚姻大事，非我所主，你家老爺，將你小姐無故置於死地，父女之情已絕，若不虧我設法救回，你小姐久已葬於魚腹中矣。你小姐雖非我生身之女，我却是他再生之父，你小姐婚姻，我可做得主了。你道是也不是的？」如眉道：「老爺恩同再造，人非草木，焉有不知。就是我兩個婢子的餘生，也仗老爺大力救援，婢子恨不能結草以報，只好將來供長生祿位，早晚燒香，保佑老爺公侯萬代，福壽綿長。何況我家小姐，千金之體，蒙老爺救於波中，不獨將來不白之冤可洗，卽一時難合之事可成，真是重生父母，報答不盡。豈有小姐婚姻之事，不由老爺做主呢？」裴爺見如眉說話伶俐，十分愛他，便道：「你說小姐的婚姻，該由我做主，爲什麼我前日，將你家小姐，許與宣府，是我叫大小姐，對於你家小姐說的，你家小姐反不遵我命，執拗起來，是何緣故？想必你家小姐，無情於宣生，這段姻緣，是不得成了，強他不得。但現今朝內，有一個首相大人，名叫蔣文富，所生一子，名叫國鑾，年已二十，才貌不亞於宣生，乃蔣夫人的愛子，要擇一個有才貌的媳婦，配他的兒子，不知誰人多嘴，說我家有一個，才貌雙全未字的寶珠，他今日在朝房，當面向我求親，託了鞏、通、政爲媒，我因他是當朝首相，又有權勢，不好回他，遂當時允了。這頭親事，他那裏擇日下聘過來，你家小姐的親事，雖是我做主，到底要向他說明，本當喚他出來說知，怕他羞澀不能回答，欲待我家大小姐二小姐去說，他二人挨過沒趣，又不服氣，再說你是小姐的貼身心腹丫環，他的性情，你總知道，所以叫你出來，可會聽明我方才吩咐你一番話，你可回房，向小姐細細說知，并將小姐自己年庚寫出來，好等下聘日到，膽在喜事書上回禮的。你好好的向小姐說去罷。」如眉答應下來，退出中堂，一路暗想：「裴老爺這番變動，好不令人奇詫，叫我怎好對小姐去說？小姐的心事，我豈不知？小姐聽見此事，不知如何着急，必有一番大風波呢！若隱忍不言，裴老爺真做了此事，要向我討小姐年

庚，叫我何以回答？且趁此時相府未曾下聘，叫小姐早早打點，或可挽回，怪來怪去，只怪小姐老實，允了宣府這頭親事，完了心願，却罷了；又爲什麼拿班做勢，怕什麼有私無弊，回斷了裴府兩位小姐，怎怪裴老爺今日藉口，將小姐另配婚姻？小姐呀！不知你將此事，怎麼處呢？想着已到自家房中，見寶珠午睡，方才起來，問道：「如眉，我方纔喚你半日，你往那裏去了？」如眉道：「是裴老爺喚婢子到中堂去，有話吩咐的。」寶珠道：「裴老爺吩咐你怎麼話？」如眉道：「小姐不要生氣，婢子方敢真言。」寶珠道：「裴老爺乃我救命恩人，他吩咐你的話，我有何氣之可動？你且說來。」如眉就把裴爺吩咐的話，一字不曾隱瞞，細對他小姐說了一遍。列位，你道裴爺當真將寶珠與蔣相對親麼？裴爺雖是風流可寇，却一身剛方正直，怎肯聯姻奸相？這又是巧試寶珠之心，堅不堅寶珠要算聰明女子，也參不透裴爺機，今聽得如眉一番言語，不覺的一陣心酸，兩眼一番氣咽胸膛，一暈倒在床上。嚇得如眉急急向前，扶住小姐身軀，捏住人中，卽喚如鉤取姜湯米。如鉤答應，飛星取了姜湯來，跪在床邊，用耳挖撬開小姐口的牙關，漫漫用茶匙挑了幾挑姜湯，送到小姐口中，歇了一會，小姐方才甦醒過來。嘆了幾口氣，哭啼啼叫了自己名字道：「苦命的寶珠呀！與其今日知此，何必當初救我於波心，多此一番贅瘤？哎！這總是我的生來命苦，不怪別人，與其生在世上，活活現形，不如早赴九泉，到也干淨。」說罷，放聲大哭不止。如眉勸道：「小姐不必傷心，事還未成，打點主意要緊。」寶珠哭道：「我有什麼主意？惟一死便完事了，還打點什麼？」如眉到了此刻，見事關重要，不得不向小姐說明，便將花園送茶，遇見宣生，與他一問一答的話，我是這裏大小姐叫我說的，叫我瞞着小姐，裴老爺做事虛虛實實，令人難測。此話之真假，未可遽信。小姐不要墮其術中，自尋苦惱，使伊父女暗笑小姐之太愚拙了。」寶珠見如眉這番相勸的言語，忽然醒悟起來，道：「你之所言，一絲不錯。這是裴爺巧試我靜守宣生，卽可是真心，我何不將計就計？」附着他耳道：「你去如此這般，可好麼？」如眉點頭道：「很好！小姐快些下床行事。」婢子趕到中堂去報。小姐不要當真的縊。」寶珠一口啐，如眉笑着去了。

趕至中堂，只叫老爺夫人不好了！裴爺夫婦全吃驚道：「什麼事這等慌忙？」如眉道：「婢子將老爺吩咐的話，向小姐說知，小姐急了，在那裏上吊呢！」這一個信嚇得裴爺等一齊慌慌張張趕至後邊，見寶珠房門緊閉，高叫：「寶珠！休要如此，這是老爺試你的心，何得自尋短見？」說着用腳將房門踢開，但見寶珠笑嘻嘻的出來道：「爹爹之恩未報，怎敢就捨得死？」裴爺見寶珠哈哈大笑道：「好個智巧之女，深知我心，不枉我一番美意！」大家各自放心，且按下裴府之事，再言宣生屢在裴府探信，總會不見裴公子，問個實底，好不心中焦燥。每日只坐書房呆呆癡想，茶不思，飯不想，又有些病將起來。那日正悶坐書房，忽見書童呈上裴公子一個字兒，宣公子接過拆開字兒一看，不知其中是憂，是喜，且看下同分解。

第十三回 許婚倩筆 赴選登科

拙癡不解虛圈套，誤認冰人可代庖；筆底生花花解語，笑他往事亦徒勞。

宣公子因訪不出寶珠的消息，正在書房納悶，忽接到裴公子一封字兒，只見那信面上寫着：呈上宣仁兄喜書，五個字，不免疑心道：「裴仁兄這封書子，怎加一喜字？且拆開一看，便見分曉。」想畢把書拆開，抽出信來，見是一幅松江箋，寫詩四句在上面，細細定睛一看，只見上寫道：詩曰：

癡生何必過躊躇，裴寶珠原柯寶珠拾江心；留好合，難求月老釋前辜。

宣公子看了書子，大吃一驚，只說：「不好了！那知寶珠，竟認真是裴年伯救回他好意與我為媒，看了書子，回的那等決絕；又寫了憑據與他，再不懊悔，今日叫我怎好意思去求他？若不去求他，寶珠又在他家，這便怎處想了一會道：「也罷，不如帶了這幅詩箋，前去稟知爹爹，商議如何辦法，或有挽回，亦未可知。」想定主意，拿了詩箋，站起身來，出了書房，來到後堂，見父母俱坐在那裏閑話，向前打了一躬，請過父母的安，一旁坐定，便尊聲：「

爹娘呀！寶珠姨妹，竟不會死呢。」宣爺夫婦同吃一大驚道：「有這等事！今在那裏？」公子道：「現時裴年伯散了回去。」便將他詭說寶珠是女兒，即託柯姨丈爲媒，我們却不允孩兒，又因裴年伯面許爲婚，我又寫了絕據，只爲孩兒苦守寶珠，一時莽撞，今當眞寶珠在裴年伯家，此事怎處呢？說話一遍。宣爺道：「你怎知道寶珠在裴年伯家？」公子又將聽月樓下看見寶珠在雪洞口，還疑是鬼，後到聽月樓上，親見寶珠的詩句，並遇見他的丫環如眉，方有些疑心。寶珠不會死，話說了一遍。又將柯仁兄送來的詩說明，宣爺一聽，哈哈大笑道：「果然寶珠不死，現在裴府。」夫人聽說也歡喜起來，甚是感激裴爺，便叫聲：「老爺，寶珠既是尙在裴府，裴爺不比柯爺爲人，老爺何不代癡兒成就這段婚姻，也不枉癡兒一番思慕寶珠之意。」宣爺搖頭道：「這事很大費周折呢。」夫人道：「婚姻美事，有何周折？」宣爺道：「夫人有所不知，只因癡兒堅守寶珠，誓不再娶，他不知裴年兄，央了柯老做媒，詭說是他女兒，豈料即是寶珠，並不允這頭親事，裴爺又當面許癡兒的婚姻，癡兒不知就裏，又寫了絕據與他，再不懊悔，前去求他。」裴仁兄本是一團美意，我父子反拒絕他，豈不惱我父子麼？今日水落石出，就是寶珠在他家裏，有何意思，再去求他？」公子聽了，乃尊一番言語，好似一瓢冷水，澆在頭頂上，心中一苦，珠淚雙垂。夫人見兒子這般光景，又是癡兒心重，怕他再想出病來，叫聲：「老爺，你難道就這麼說，到底還代癡兒想個法了，全他一段癡想。」宣爺也見公子一旁墮淚，心中有些不忍，便道：「夫人放心，苦我老爺臉不着，待我親去向裴年兄求親，且看癡兒緣分如何。」夫人點頭道：「老爺親自出馬，事再無不成的。」宣爺笑道：「且莫要拿穩了。」夫人道：「事不宜遲，且屈老爺，今日就去走一遭。」宣爺道：「這個自然，但寶珠不死，夫人可差一個的當人，送信與柯夫人，使他放心，切不可走漏風聲，與癡老全秀林賤婢知道。」夫人道：「這個在我。」宣爺說罷起身，即去更衣，命家人打轎伺候。公子此刻方才改變爲喜，送了乃尊上轎，回到書房靜候，好音不表。且說宣爺轎到裴府下轎，早有門公通報進去，少頃裴爺迎進到內廳，兩下見禮分賓坐定。家丁送茶，茶畢，裴爺道：「宣年

兄在府納福，今日甚風吹到寒舍，有何見諭？」宣爺道：「小弟有一件不得已之事，特來負荆的。」裴爺道：「年兄未曾得罪小弟，何出此言？」宣爺道：「前因年兄托裴舍親，代小兒爲媒，小兒堅守寶珠，是以得罪年兄。今日聞得寶珠，是年兄救回，癡兒欲仗年兄成全此事，愚父子感恩非淺。今小弟一來代小兒請罪，二來面求年兄允。」裴爺笑道：「年兄今日來遲了！小弟已將寶珠許與蔣相之子了，年兄莫怪。」宣爺大吃一驚道：「怎麼年兄與奸相聯起姻來了？」裴爺道：「年兄嫌小弟家道寒微，不肯俯允這頭視事，小弟只好仰扳相府，將來做個靠山罷。」宣爺被裴爺說得滿面通紅，無言可答。裴爺又道：「年兄莫怪我說，非是小弟不要成就令郎的姻緣，我之設法救了寶珠，爲的何來？所以詭說我女怕的是柯老知道，又起風波。就是托他爲媒，亦爲後日地步。年兄不允，到也罷了，只可恨你家賢郎，過於無知，竟當面敢寫下絕據與我爲憑，再不懊悔，向我求親。這是與寶珠恩斷義絕，小弟怕誤了寶珠的好運，所以另許蔣門。年兄今日到此，挽回無及了。」宣爺被裴爺說得渾身冰冷，忽想起裴公子詩句之意，寶珠並非另許他人，分明叫我兒服罪求他乃尊。裴公之言，不可盡聽信的。想了一會，叫聲：「年兄！你這些話，還有些欺我。」裴爺道：「小弟生平不曾欺過朋友，句句皆是實言，有何欺年兄之處？」宣爺將裴公子的詩句取出，遞與裴爺。裴爺接過他兒子的詩句一看，又轉口道：「就是寶珠不曾另許蔣門，無奈你的令郎寫的絕句太狠些。」宣爺道：「可借絕據一觀。」看裴爺取來與宣爺看了一會道：「好大胆畜生，這等無知狂言，怪不得年兄動氣。總是小弟陪罪。」說着離坐，連連作揖。裴爺一把拉住道：「年兄不要如此，快請坐了，好說話的。」宣爺依然坐定，裴爺便把不允之後，「爲你令郎用一番委曲，成全之計，才能引入入勝，年兄既說開了，小弟自當從命。只是令郎要喚他到來，待小弟責備他一番，方成就他這段美事。」宣爺笑道：「這是理當如此。」說着把那絕據，遞與裴爺收了一面，叫家人飛速回府，請公子到此議話。家人答應，領命去了。裴爺又向宣爺道：「寶珠雖是我做主，許婚與你家令郎，到底柯年兄是他的親父，怎肯使他父女不認？但柯老直拙，

若明向他說，又費一番唇舌。我自自有道理，不怕不入我彀中。」宣爺聽說，十分感激。裴爺正要回答，早見他兒登鰲，從外面進來。見了裴爺，很不好意思，沒奈何尊聲：「年伯在上，小姪宣登鰲，往日狂妄無知，誤犯虎威，小姪該死不容。今日知罪了，特來請罪。望乞年伯看家父分上，高抬貴手，恕了小姪罷。」說着跪將下去。裴爺一把拉住道：「賢姪，你是不懊悔，再來求人的，何必行此大禮？」宣公子道：「小姪之罪，擢髮難數，不過信口亂言，望年伯海涵。大人不記小人之過罷。」裴爺也不叫他坐，只叫他住口：「當着你令尊在此，你說信口亂言，如何又寫了絕據與我麼？」宣公子也狡賴道：「小姪何曾寫絕據與年伯的？」裴爺道：「你親筆寫的絕據，你令尊方才看過，難道冤賴你不成？你拿去看來！」說着把絕據丟與宣公子。宣公子拾起絕據，也不去看一陣亂撕，撕的粉碎，含於嘴內，只叫：「年伯呀！小姪何曾寫甚麼絕據，不得冤賴小姪呀！」引得裴爺哈哈大笑道：「只因狡猾兒郎，親事便許了你，聽你尊翁，擇日下聘過來，須依我兩句，我吩咐你，若是洞房花燭夜，須等你金榜挂名時。」宣爺道：「這也是自然之理。」又叫兒子過來，拜謝裴爺成全之恩。宣公子依言，要大拜八拜。裴爺只受四禮。宣爺道：「可以無所憂，無所慮了，從此回去，發憤讀書要緊。」宣公子連聲答應。宣爺道：「裴兄，還請何人爲媒？」裴爺道：「仍請柯老。」宣爺笑道：「年兄用的好機關。」說罷父子告別裴爺而去。裴爺回後，說與寶珠知道，寶珠也暗自歡喜。深服裴爺神機妙算，次日裴爺果然請了柯老到來，托他爲媒。柯老心中很不舒服，暗想：「有個女兒，還怕沒人家，他既不允親，就能了一定愛煞這個小畜生。」心中雖是這等想，外面又不好推，只得代他到宣府去說媒。這一回一說便就，回覆裴公，一邊擇日下聘，無非從豐禮物，下到柯府。裴爺是大媒，先領盒過來，與裴爺見禮坐下。到吃過喜茶，有家人來請裴爺，寫小姐的庚帖。裴爺就在廳上，正桌上舉筆就寫。方寫一字，忽然兩手亂颺起來，說道：「又是舊病發了！柯年兄煩你代我一書。」裴爺笑道：「這件事如何代得？」裴爺道：「不妨事的，我的女郎，如年兄女兒一樣，可以寫得的。」柯爺不知是計，便信筆一書寫畢，遞與裴爺一看，連稱很好。忙用喜

套封好，裝於盒內，打發行人，到那邊去。聘禮一概取入後邊。只留下一對金釵，送柯老爲寫年庚潤筆之資。柯老道：「聘禮如何轉送與人？」裴爺又說：「不妨事。」務必必要柯爺收了。柯爺方告別到宣府，吃了一日喜酒，而回宣公子自定下寶珠，心滿意足，發憤讀書，怎麼前去赴選登科，生出別的甚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奸相逼婚 怨女離魂

姻緣本是訂三生，冰判何能去強成？美意殷勤轉惡意，奸權一味任縱橫。

宣爺自代兒子，在裴府定了這門親，又是柯老爲媒，也知裴爺用意，便力勸兒子念書。宣公子此刻心內，一塊石頭，將落下來。也想大登科後小登科，遂下帷苦攻，用心發奮。他平時本是個飽學秀才，胸羅二酉，功惜三餘，略加工夫點綴，越發文思大進。那年正當大比之期，應歸他本省鄉試，奈因路途遙遠，宣爺不放心，打發他一人前去。遂在京中，代他援例納粟，趕趕本京鄉試。到了場期，宣生進去，本是飽學，文不加點，頭場三篇一揮而就。文字騰寫出來，呈與乃尊一看，宣爺看他字字珠璣，句句錦綉，心中大喜。那二場三場，宣生越發容易，早早完了三場事畢，在家候榜，到了放榜日期，宣登鯨中了亞元。就有報子報到府中，宣爺夫婦，俱是大喜，賞了報錢而去。宣生免不得去吃鹿鳴宴，謁房師，拜全年，吃喜筵，忙忙碌碌，一個多月。又去用會試工夫，光陰易過，瞬息間，就是次年春闈，正總裁點了裴爺，副總裁點了柯爺，一個鐵面無私，一個固執不徇人情。雖奸相蔣文富，要代兒子通關節，也無從穿插。所以禮闈肅清，宣生會試三場，自不必說。好是探囊取物，直到揭曉，又中了經魁第八名。報到宣府，宣爺夫婦歡喜，自不必說。宣生去謁座師，一是裴爺，彼此甚是歡喜。一是柯岳丈，彼此相見，俱有羞慚之色。這些閑話，俱不消說。單言殿試日期，天子臨軒，考選新進士，選來選去，選出三鼎甲，那榜眼探花，不用交代他出蹟，只說狀元中了宣登鯨。天子見狀元生得才貌雙全，龍心大悅，勅賜遊街三日，好不榮耀。此刻宣府裴府柯府人等，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只說他酒後私入相府，硬進閨房，調戲宰相的千金，該當何罪？只消老太師一本奏於當今，看他狀元可做得穩。只怕他父子總要問罪呢。門生拙見如此，請老太師上裁。」蔣相道：「此計很好，就是這麼辦法。」即取過宣狀元履歷來看，果填的聘妻柯氏。遂打發家人到柯太僕府中問一聲，即復命相爺道：「太僕府中回說他家只有一位小姐已死多年，並無宣府聯姻之事。」蔣相聽說大喜道：「分明是學乾故意推托，須要用着輩賢契之計了。」即命輩通政，去下請帖，差了一個堂官，到宣府去請狀元，說了來意。宣爺因在前不允他親事，怕他見怪，今見請兒子，寫一幅壽屏，再不好推却。只得打發兒子坐轎，帶了書童，抱琴，醉瑟，跟隨，一直往相府第而來。到了府前下轎，入內自有堂官引路，去見蔣相。少不得行廷參之禮，又與通政見禮坐下。略敘寒溫，狀元請壽屏出來，寫蔣相吩咐通政，先陪殿元公便飯，然後寫屏，老夫失陪。說罷起身，回後去了。通政邀了狀元，到花廳，那邊已擺下現成酒席。伺候狀元，與通政推讓一會，坐了上席，通政主席相陪，早有相府家丁上酒，上菜。通政有心算計狀元，狀元不知是計，量又有限，被通政左一杯，右一杯，苦苦相勸，早已吃得薰薰大醉，伏在桌上睡了。外邊轎子並跟隨書童，俱吃了酒飯，叫他們回去。說有一夜壽屏寫呢，次早來接便了。只剩狀元一人在此，入了牢籠。通政見狀元已醉，一聲吆喝，外邊早跑進幾個家人，七手八腳，將狀元抬至連城小姐後樓榻上睡倒，並不通知小姐一聲，一闔而出。此刻小姐帶着丫環，俱在樓下閑坐，直到用過晚膳之後，方命丫環點燈上樓。蔣相見女兒要回樓去，就把這條密計，向他說明：「呀！女兒依計而行，這是爲你終身大事，不可錯過機關。」這位連城小姐，雖是奸相女兒，爲人却氣性剛烈，今聽見乃尊說的一番話，由不得杏眼圓睜，柳眉直豎道：「爹爹是何言？與女兒乃相府千金，怕少當親事人家；既有前妻，不肯使女兒爲妾，亦是正理。豈有女兒清白聲名，被爹爹用美人計，坑陷女兒？女兒有何顏面，再生世上？」說罷銀牙一咬，用力向階前槐樹撞去。只聽見踉蹌一聲响亮，連城小姐好歹性命，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新詩免罪 舊好露奸

鸞箋一幅起愁關，今日鸞箋幾覺喪；有喜有憂何變幻，總因麗句感偏勞。

蔣相見女兒連城，剛烈不從，向階前槐樹撞去；只嚇得魂不附體，卽命丫環僕婦，向前搭救。那知來不及了，早已頂分八片，尸橫在地，血濺塵埃。衆人見小姐如此慘死，莫不傷心墮淚。回報蔣相道：「小姐已是沒用了！」蔣相一聞此信，早已將魂魄飛散九霄，跑下階前，抱住女兒屍首，放聲大哭道：「親兒呀！你既不願如此，何必輕生？忍心捨了爲父的去了！」說罷痛哭不止。國鑾與通政，在書房一聞此信，俱吃驚不少。通政不能入內，便對國鑾道：「事已如此，公子進去勸慰太師一番，不要苦壞身子，請太師出來，治弟另有話商議。」國鑾也是含着兩行眼淚，如飛趕進中堂，見妹子屍橫地下，父親哭的淚人似的，也不免陪哭一場。方叫聲：「爹爹，人死不能復生，妹子既已死了，爹爹不必徒悲，作無益之事，悲壞身體。」蔣相見兒子勸他，便止住哭淚痕，吩咐公子出去，叫家丁製備衣衾棺木。國鑾答應又道：「鞏世兄，請爹爹出去說話呢。」蔣相點頭，吩咐道：「僕婦們，將小姐屍首，抬放中堂榻上，安寢。」衆僕婦答應，自去料理了。蔣相說罷，能全國鑾出中堂，來到書房坐下，只是歎氣。通政向前說：「老太師着惱門生麼？」蔣相不怪自己將事做錯了，反怪宣學乾，若允了親事，女兒也不死於非命了。便道：「難爲賢契，用的好計，送我女兒一條性命，醉漢尙臥高樓，這事怎樣？」通政聽說，踢促不安，又生一個毒計道：「太師請免煩惱，小姐之死，皆因宣學乾不允親，釀成禍端，今事已如此，一不做二不休，太師將小姐慢些入臉，抬至樓板放下，只於明日早朝，奏他一本，說宣狀元代太師寫壽屏，好意留他吃酒，醉了不能回去，留住花園，趁着深夜無人，私進內室，闖入小姐閨中，見色迷心，強姦小姐，小姐不從，羞忿自盡，他是有職人員，知法犯法，不怕不觸怒天威，問一個斬罪，也可代小姐報仇了。快請太師燈下寫本，公子吩咐家人，將宣狀元緹起，明日好扛進朝中。」

才沒得抵賴呢。陪客就寫門生作證。此刻蔣相心曲已亂，並不怪女兒一死，由於誤用通政之計，反聽他一派亂言，連連點頭，即叫兒子，去到後面樓上去辦理。國鑾答應起身去了。通政陪着蔣相在書房寫本，還代他斟酌，寫本不表。且言宣狀元，被奸相用計灌醉，在高樓睡在榻上，可憐他醉的人事不知，任一班奸黨舞弄。宣府只認兒子在相府寫壽屏，留宿，並不通風。國鑾帶了一班奸黨，似虎的家人，趕到樓中，先把宣狀元捆起，下面僕婦，已將小姐的屍靈，抬至高樓放下。靠着宣公子睡的榻上，諸事停當，將到五更，蔣氏父假意吆喝上樓，一見女兒屍靈，哭罵：「宣家小畜生，好意留你寫屏，怎麼大胆闖上高樓，調戲不從，逼他自盡，這事不得開交了！」說着哭着，在樓板上跳個不住。此刻宣狀元酒已漸漸醒了，又被一陣吆喝之聲，早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見身子睡在榻上，被繩亂捆，不能動彈。面前站着奸相父子，指手劃腳，帶哭帶罵，還有許多下人在那裏圍着，不解何意。忍不住問道：「老太師請我吃酒，寫屏，屏未曾寫，爲什麼將我捆在此地？是何緣故？」蔣相未及開言，國鑾罵聲：「放你娘的屁，做了無法無天的事，還在妝鬢推啞麼？」狀元聽說，吃驚不小道：「我又不曾違條犯法，你們口裏亂說些什麼？」國鑾道：「你私進人家閨閣，強姦相府千金，不從，逼死我家妹子，你不看見榻下屍首麼？你還賴到那裏去？」狀元果然往下一看，見是一個女屍，橫於榻下，只嚇得魂不附體道：「你們做成圈套，誣賴我們。」國鑾還要開口，奸相道：「此刻不必與他爭辯，人賊現獲，他是有職人員，自然請旨定奪，少不得償我女兒之命。」說罷，吩咐：「兒子，看好女兒屍首，天明卽有刑部前來相驗。衆家丁，將這畜生抬下樓去，隨我入朝。」衆家丁答應，七手八腳將狀元抬下樓去，可憐宣狀元有口難辯，憑着衆人扛了入朝，到了朝中，這個信兒，已傳遍了。只嚇得裴爺宣爺頂冒真魂，正要去問奸相，早已見天子臨軒，文武朝參已畢，有奸相出班跪上，呈上一本，奏當今哭訴，就把宣狀元調戲女兒不從，逼勒自盡，一段情節說了一遍。天子聞奏，看了本章，龍顏大怒道：「宣登鯨今在何處？」奸相道：「現在是臣將他捆了，帶至朝門候旨。」天子吩咐鬆了他的網，入朝面朕，下面答應出去，宣狀元

覓細鬆了，整頓衣冠入朝，至金階俯伏。山呼萬歲，天子道：「宣登鰲，你身列文魁，該知禮法，怎麼擅進相府閨中，調戲宰相之女，逼奸不從，羞忿自盡，該當何罪！」宣狀元奏道：「萬歲休聽蔣太師一面之詞，臣有短表，冒奏天顏。」天子說：「卿且奏來。」宣狀元奏道：「臣蒙天恩，特拔狀元，豈有不知法度，但例有謁相之典，臣遵舊例，那知蔣太師，托鞏通政向臣說親，小臣已有聘妻柯氏，現載明履歷，何得停妻再娶？是以臣父未曾允親。蔣太師挾仇在心，又詭說請臣去寫壽屏，屏未曾寫，蔣太師即命鞏通政陪臣在花園飲酒，將臣灌得大醉，不知如何，到他的樓上，睡在一張榻上，臣已醉軟，焉有別事？至於他女兒怎麼死的，臣實不知，望萬歲詳情。」奸相叫聲：「宣登鰲住口，我又何托什麼通政爲媒，到你家去？你在我家樓上，行凶情真事實，被我捉住，還賴到那裏去？要求萬歲作主定罪，抵償臣女之命。」此刻宣爺見兒子，被奸相一口咬定，忍不住出班俯伏奏道：「臣啓陛下，蔣太師託鞏通政爲媒，代臣子言婚，是與臣面言的，怎賴沒有現有鞏通政的名帖，存在臣處爲證，至於蔣太師請臣子去寫壽屏，盡把跟隨打發回來，叫次早去接，臣子又不寫屏，仍命鞏通政陪臣子吃酒，灌得大醉，分明是埋藏奸謀，坑陷臣子，望陛下作生。」奸相喝聲：「宣學乾休，要縱子爲惡，到了此刻，還庇護兒子麼？我只生此一個愛女，難道自家弄死，圖賴你兒子？」這句話問得宣爺無言可答，但聰明莫過於天子，聞得兩邊辨駁，心中了然，又因憐念狀元才貌，不忍他抵償，便道：「諸卿少言，聽朕旨下。朕看蔣卿本章，說女自盡，非是凶傷，何得誣冤宣登鰲？且請寫屏，不應吃酒留宿，其女之死，安知非羞從父命，憤烈亡身，其情可憫，着伊父從重殮殮，免其相驗，封爲貞女建坊。蔣相顯係求親不遂，挾隙栽冤，本當治罪，姑寬罰俸一年，始終奸謀，皆因鞏固有意釀成，革去通政，仍交部嚴加議罪。」這班奸黨，聞得這一道旨下，如一桶冷水，澆在頭上，弄得垂頭喪氣，謝恩退下。好笑蔣相，陪了美人，又折兵，越發沒趣，站立一旁，十分痛恨。只剩了宣氏父子，在地俯伏，天子還未釋放，便道：「蔣相之女，一時激烈，不從父命，含恨九泉，卿當慰作一奇豔之句，以弔之。做得好，另當加恩，做得不好，仍要問罪。」宣狀元領旨，早有

內侍取了一副筆墨，並白紙二張，遞下。宣狀元鋪開白紙，拉動羊毫，伏在地上，筆不停揮，頃刻成了七律一首，恭呈御覽。早有內侍接過，鋪在龍案上面。天子舉目一觀，只見上寫道：

性如松柏德如蘭，不與羣芳鬥畫欄。弱質盈盈生傲骨，冰心皎皎有忠奸。全仁捨死香魂杳，仗義輕生血淚彈。中國鬚眉垂百世，却嫌風雨速摧殘。

天子看了宣狀元這首輓蔣連城的哀詩，點頭道：『得此一詩，此女雖死猶生。』即將輓詩贈與蔣相，焚化女兒坟前。蔣相領旨謝恩，要算敢怒而不敢言。天子加陞宣登鰲爲內閣學士之職，宣氏父子謝恩站起。天子退朝，羣臣各散。柯爺也代宣氏父子歡喜。蔣相討個沒趣，回去殯殮女兒，隱恨在心，自有一番通謀外國的異志。後書自有他的交代。通政又是奸相代他打點，只降了二級內用，這都不表。再言太僕爺柯學士，見宣生弄出事來，心中暗喜，誰知他反禍中得福，心下正在怨恨，忽然又想到：『他的履歷，居然填出柯氏是他聘妻，越發了不得。這畜生，還要污辱我女兒死後名聲。』蔣相扳不倒他，待我上他一本，說他污名，大干法紀，看他這學士做得成否？回去與秀林商議定了，明日早朝好行事。』一路想着，回了自己府第，即到秀林房內來與秀林說話。秀林不在房內，又不見丫環小翠，只得卸了朝服坐下，暗想他主僕二人，往那裏去了？柯老本是素來多疑的人，今日疑中生疑，正待起身，要去找他主僕二人。早見小翠笑嘻嘻的進來，一見柯爺，叫聲：『老爺下朝了，待婢子泡茶與老爺吃。』柯爺說：『不消，我且問你，全姨娘往那裏去的？』小翠道：『在花園頑去的。』柯爺道：『你來做什麼？』小翠道：『叫我來拿衣服的。』未知柯爺聽說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謫官憐女 還珠見母

讒言可畏比豺狼，誤聽枉將骨肉傷。雪後見屍分皂白，方知兒女更情長。

柯爺聽了小翠一番言語，由不得火高三丈，氣冲斗牛，大怒道：「賤人有這等事，這還了得？」使叫小翠引路，隨我到花園去。小翠年輕不知世事，秀林與蔣公子通奸，並不瞞他，今日合該事敗，向柯爺直說出來，見柯爺大怒起來，他反嚇得渾身亂抖，回說：「婢婢子子引路。」一氣出了房門，直奔廳上過去。方是花園，才到廳前，見家人柯榮在那廂掃地，忙叫：「柯榮快喚幾個有力家人，速來同我到花園去。」柯榮不知什麼事，丟下掃帚，如飛趕去，叫了柯華、柯富、柯貴等十幾個有力家人進來，站在階下道：「老爺有何吩咐？」柯爺道：「你們着幾個守定後花園門口，不許放走一人。着幾個拿了繩子、馬鞭，速隨我到花園去。」衆家丁答應，各去拿了傢伙，卽隨柯爺到了花園門口，吩咐幾個家丁，速到花園後門，用心把住，如放走一人，卽以家法處治。家丁分一半去了，留一半在柯爺後面跟隨，悄悄而來。柯爺不許小翠聲張，到了玻璃窗前，小翠指了一指，柯爺把嘴一努，小翠退後。柯爺站在外面潛聽，免不得怒氣填胸，卽搶過家人手中一條馬鞭，大叫：「賤人做得好事！」一聲吆喝，打進廳來。後面家人一擁進去，只嚇得蔣國鑾與秀林渾身寸絲俱無，急急跳下榻來。要想逃命，那知四處俱有家人把住，不得出去。秀林早被那柯爺幾鞭，打得滿地亂滾，一面打着，一面罵道：「好大胆的狼心淫婦！你瞞着我私偷漢子，還要與姑老算計我的老性命。你這淫婦的心，可狠不狠！」說着又是幾馬鞭子，打得秀林亂哭亂叫，哀求道：「這是賤妾一時該死，被人引誘，做錯了事，還念妾代老爺生下一子，傳宗接代，饒恕我罷。下次再不敢了！」秀林說完，被柯爺一口啐道：「只消你偷姑老一次，我一頂綠帽子就帶穩了；但只怕饒了你，未必你肯饒我！此刻也不與你多言。」吩咐家丁，將這賤人捆起來。家丁答應，把秀林捆了，撩在一旁。國鑾正在那裏，兩手抱肩，蹬在地下，見秀林打得那般光景，又是疼惜秀林，又是自己害怕，心中好不懊悔道：「家中妹子死，還未收臉，爹爹叫我到刑部相驗，我一時昏迷，心竅把家中正事不去做，反撞到這個石灰籠裏來。豈不是今日該倒運了？我又是一人獨自出門的，外無救兵，又無人通信家去，這是怎麼好？」正在那裏思想，早被柯爺抓過頭髮，先他身上，

是「五一十」打得國變連聲。哎呀！打畢，喝令跪在一旁：「這小雜種王八羔子，姓甚名誰，家住那裏，你從那裏進來的？與賤人偷情，有多少時了？快快實供，免受刑罰。若半句支吾，叫你受用這馬鞭子。」國變到了此刻，也不隱瞞，便將何日與秀林偷情，今已年餘，總從花園後門進來，都有秀娘暗號，我方敢進來。這是我的實供。」柯爺喝聲：「小狗才，你說了半日，不說出姓名麼？」國變道：「我姓蔣，名國變，家父乃當朝首相，名叫文富，望看家父面上，饒了我罷。下次再不敢來了。」說罷，連連磕頭，哀求不已。柯爺冷笑幾聲道：「你是那奸相生的小雜種，你說的好自在的話！你家妹子被人強奸死了，你不去報仇，反來敗壞我家門風，且與賤人同謀，還要害我性命，却饒你不得！」又是一頓鞭子，打得國變渾身青紫，也命家丁把國變捆起來，坐下心中一想道：「這是張揚出去，也是名聲不好，不如照依寶珠辦法，滅其形跡，只吩咐家人，不許傳揚出來，就是了。」想定主意，此刻已有下午時刻，他坐在玻璃簾上，看看奸夫淫婦過一會，又把二人打一頓馬鞭，出出氣。只等到黃昏以後，賞了衆家丁酒飯已畢，將近更許，夜靜外邊無人，柯爺便命衆丁，抬了奸夫淫婦，開了後園門，自己押着在後，一直由御河邊，行了幾里下來，乃到寶珠投江之所，速命家丁，將奸夫淫婦投下江去。衆家丁答應報命，把奸夫淫婦向江心一攢，只聽撲通一聲，一個風流公子受貪淫之報，一個害人妖精，遭自害之報，俱赴波流，死於非命了。柯爺方帶回家，家人俱領了賞賜，大家不言。僞說秀林跟人逃走，家醜不出外揚，亦不用通報衙門捕捉，又將小翠，叫媒人領去買了。這個信兒，傳到夫人耳中，心下到也歡喜，只是兒子鳴玉，一聞此信，嚇得魂不附體，每日啼哭，催着父親去找他母親，被柯爺大罵幾場，鳴玉只好苦在心頭，無可如何。後來家中知道，柯爺處死秀林的原由了，夫人只是念佛道：「這是害我女兒，寶珠的報應。」鳴玉知道母死凶信，每日痛哭不休，茶飯不喫，鬧了柯爺沒奈何，借了僧舍，做了好些佛事，超度他母親。鳴玉方才罷了，這且不表。再言蔣相自在朝中，氣悶回來，心下鬱鬱不樂，又不能不遵旨辦理，即叫家丁去請公子來，代小姐治理喪事。家丁四處去找公子，那裏有個公子影响，便問管門

的可曾見公子出去麼？門公回言沒有。原來國變去私會秀林，都由後門出入，所以大門口的人總不知道。家丁見找不着公子，心下很慌忙，報與奸相知道。相爺聽說，大吃一驚，一面去叫得力家人，備辦衣裳棺木，一面差了百十個家丁，在四城內外去找。真是沸沸揚揚，傳將出去，鬧了有一個多月，不見公子一些影响。急得奸相無法，淚隨血出；又報了五城兵馬，差人沿門緝訪，並在四城門出手招貼，懸了重賞，俱如大石投水，那個在龍王宮去找蔣國變？奸相急得好沒主意，日日總想兒子女兒，哭聲不止，也不能上朝，告假在府養病。此事只有鞏、通政知道，公子的去處，又不知戀着女色，不肯回來，又不知奸情被柯爺識破，遭了毒害，欲待稟明太師，代人前去硬搜此事，大關風化；又怕搜不出來，柯爺也未必肯干休。想來想去，想出一個主意來，暗暗打發自己的家人，在柯府門口去探聽，訪了好幾日下來，果然訪出一點消息。俱在疑似之間，又不認真去告訴奸相，且奸相兒子的嫖路，都是通政引誘，這秀林一條路，也是他在船上指引。國變做出來的，怕得事丟大了，干礙自己；雖明知此事，只好胸中隱恨柯老。他却壞了通政，又仗着奸相之權力，謀陞御史，因自己是個言官，欲待劾奏宣學士，報他革去通政之仇，又怕天子不准，自己反要喫虧。只得拿柯老出氣，劾奏太僕柯直夫年邁，不勝其任。請旨罷職，果然這一道本，奏上准了下來，鞏固代蔣公子報仇。到把宣爺、裴爺吃一大驚，柯爺自愛妾，做出這一番醜事，心下都灰了。反憐惜其夫人，與甘氏到相好如初，又思想女兒之死，賤婢害之也，雖有子鳴玉，因其母而惡其子，也無心在京做官，正打點告老辭朝。忽有這一道旨意，毫不介懷，便對夫人道：「老夫今既罷職回家，衙門是要讓的；但有一件大事，未曾辦得，心下好不痛恨。」夫人道：「老爺有何事這等痛恨？」柯爺道：「可恨宣家小畜生，他的履歷上，不填聘妻裴氏，反填柯氏；想女兒死後，還被這小畜生污辱聲名，夫人，你道可恨不可恨？」夫人已知女兒消息，心中明白道：「老爺不要錯怪宣家姨姪，只怕他不填裴氏，而填柯氏，其中之事，必有緣故。老爺不可不細為思量。」柯爺聽了夫人一番言語，喫驚不小道：「夫人此語，令人不解。」夫人道：「老爺不用疑惑，只消到裴府

去問司寇便知。」柯爺聽說，恍然大悟，即刻起身坐轎，到裴府而來。早有門公進去通報，裴公忙出來迎接。柯爺入內見禮分賓坐定。家丁送茶，茶畢，裴爺道：「年兄去官，小弟心甚不平。」柯爺道：「老朽去官，到也不以為辱，只有一件不明之事，特來請問年兄。」裴爺道：「年兄有何事不明？望乞見教。」柯爺道：「宣登驚乃年兄的令坦，是我做的媒，怎麼履歷上不填裴氏，而填柯氏？這是怎麼原故？」裴爺已知他家秀林一段原故，病根已除，可因此一問，向他說明原故，借此使他父女骨肉團圓。想定主意，便道：「年兄，你家令媛，或者尚在世間，與宣生聯了姻，故填柯氏，亦不為錯。」柯爺越發驚疑不定道：「人死不能再生，這又是年兄耍我的話。」裴爺道：「你心中此刻，可思想令媛面麼？」柯爺聽說流淚道：「一個自己親生的女兒，怎麼不想？可惜想之無益，就是拙荆為女兒，都想出病來了。」裴爺道：「賢夫婦既思想女兒，小弟包管還你一個女兒了。」柯爺驚喜，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誤認岳丈

錯逢嫖母

當年原有風箏誤，此日姻緣又誤人；浪蝶狂蜂何處至，隔牆飛去亂香塵！

柯爺聽見裴爺說，還他一個女兒，又驚又喜道：「我女兒難道已還魂了麼？」道爺笑道：「乃把江心搭救，話說了一遍。柯爺聽說，如夢初醒道：『怪道年兄教我治死法則的，是心要救寶珠性命，小弟感恩非淺。但不知寶珠今在那裏？』裴爺道：『少刻自有寶珠來見，年兄且休性急。但宣登驚不寫裴氏，而寫柯氏的事，今日也要說開了。』柯爺道：『裴自裴，柯自柯，宣家小畜生非我之婿也。如何污我聲名的？』裴爺正色道：『年兄之言差矣！小弟只有兩女，纔言姪女者，卽寶珠也。是你自己代女兒為媒，許與宣生，他怎麼不填柯氏？』柯爺大吃一驚道：『我是代年兄令媛為媒，怎說是我的女兒？』裴爺道：『別的事，可以賴得，就是年庚是令愛寶珠八字，又是你

親自寫的，你去細想，這却賴不去的！柯爺果然一想八字，却是寶珠的，還辯道：「天下女兒八字相同者亦有，就是我寫，因年兄一時手戰，托我寫的。」裴爺笑道：「年兄何其愚也？諸事可以托人，豈有女兒婚姻大事，托人寫起年庚？年兄還不明白麼？」柯爺又道：「宣家聘禮，是下在年兄的，這却到沒相干。」裴爺笑道：「宣家聘禮，年兄已先受過金釵一對，其餘禮物存在弟處，一概絲毫未動，少不得送至尊府。」柯爺道：「金釵一對，是年兄送小弟潤筆的，怎受收宣家聘禮麼？」裴爺笑道：「豈有將女兒的聘禮，送人潤筆的？你去想一想！」柯爺道：「若論寶珠又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能算得准呢？」裴爺叫：「年兄住口，你這句話說不去，你將無作有，忍心置女兒於死地，我好意將你女兒救起，要算你女兒重生父母，就是將你女兒許了宣生，又是年兄爲媒，算不得父母之命麼？當日你代我女兒爲媒，女兒今日原業歸宗，我算不得媒妁麼？年兄不要執意，徒自苦耳。」柯爺被問得無言可答，叫聲：「年兄，此事且再商量。可喚寶珠出來見我。」裴爺即邀柯爺到中堂坐定，傳話進去，叫丫環請寶珠小姐出來。丫環答應進去，向寶珠說：「老爺在中堂相請小姐。」小姐聽說起身，帶了如眉如鉤，出房來至中堂，見裴爺，陪着自己父親，在那裏坐着，大吃一驚，欲要退進去，裴爺眼尖，早已看見寶珠光景，叫聲：「寶珠快來見你父親。」寶珠也沒奈何，進來先向裴爺請了安，然後向柯爺尊聲：「爹爹在上，苦命女兒寶珠，拜見爹爹。」說着拜將下去。柯爺一見寶珠，免不得一陣傷心，哭聲：「女兒呀！多怪爲父誤聽讒言，將你磨折，若不虧裴伯父搭救，我父女今日焉得見面。」說着抱了寶珠，痛哭不已。寶珠先一見父親，還有怨恨不平之意；今見父親這等憐惜他，也哭啼啼道：「這是女兒命該如此，何敢怨着爹爹。」說罷，父女相逢，痛哭一場。裴爺一旁勸住，柯爺拉起寶珠，大家坐定。柯爺道：「承年兄收留小女，容日補報，但是小弟去官，要回鄉去，二則內人思念女兒，望年兄放女回去，一見母面。」裴爺道：「這個自然。年兄先回，小弟自然差人送令嬖回府，並宣府的聘禮，送到府。」柯爺道：「聘禮仍存年兄處。」裴爺道：「我收宣家聘禮，變不出女兒把宣家，你不要將仇報。」說得柯爺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那東邊一望，見下面是個大院落，捲棚內坐着一位半老婦人，在那裏指點丫環們紡紗。此刻宣生要躲西園之難，也沒奈何，從牆頭上跳將下來。那東園正是柯太僕的住宅，這就是甘氏夫人。自與女兒見面，骨肉團圓，心中已是歡喜。又見柯爺相待，比前更加親厚，百病已除，回到故鄉，無事督率丫環們紡紗，預備女兒出嫁的妝奩。這日也是飯後，在捲棚內督工，忽聽牆頭上一聲响亮，抬頭一看，跳下一個人來，大叫：「家人們，快些出來捉賊！」這一聲喚，嚇得宣生跑將過來：「我不是賊呀。」夫人聽見只聲音好熟，抬頭一看，見是姨姪宣生，大吃一驚道：「你從何日出京，不到我這裏，却從那邊跳牆過來了？是何緣故？」宣生見是柯家姨母，向前見禮，夫人吩咐看坐，坐定，丫環送茶。茶畢，夫人道：「你怎麼在東邊牆頭上跳過來？爲甚的事？」宣生便把告假出京，奉旨還鄉，祀祖完姻的話先說一遍。今日特來私會姨母，問問畢姻，怎麼辦法，然後再會姨丈，好訂吉期的。不知誤走間壁了，這人家撞見一位老者，與姨丈生得面貌無二，我却誤認是太僕公。他將我誘進了花園，閉了園門，又跑出一個奇醜女子，口稱是我妻子柯氏，又名叫無豔，一點廉恥全無，今日真正活見鬼了。被他追得沒奈何，做出許多醜態，令人可厭。只得從東邊扒上，至鞦韆架，順着架兒，跳過牆頭，才到這邊來。但不知西首住宅，是何等人家？」夫人明知是庸夫女兒，名無豔，在那裏作怪。不使細言，回他：「些個日後自知。且講正事，你是一人出來的麼？」宣生道：「我是帶了書童兩個，跟隨在那邊。不知往那裏去了？」夫人道：「少不得叫人過去，代你找來。此刻想必腹中餓了，酒席備不及，代你接風，快取茶果來。」丫環答應，自去，少刻端來，又是一壺細茶，就在捲棚內擺下桌子。將六碟茶果，放上香茶，送至面前。宣生一面問夫人道：「姨丈可在府上？」夫人道：「今日絕早，帶了鳴玉，往莊上收租去了。你今這等打扮，可不必會他，你是奉旨完姻的，諒你姨丈不能抗旨。我這裏辦了些妝奩，不成意思，你也不要笑話，你只管明日坐轎來拜姨丈，送吉期過來，媒人裴公，又不在這裏。你家中無人幫辦，此事可省儉些。我這裏總不怪你。」宣生道：「承姨母美情，小姪感激不盡。」夫人笑道：「以後不要這等稱呼。」宣生

笑道：『那個自然。』夫人便叫人過去，找宣生兩個書童，那邊回說已去久了，不在這裏。夫人點頭，宣生道：『書童回去，必是報信，帶累家人不放心了。』吃了茶果，告辭起身。夫人借了轎子，送宣生回府。衆家人並書童見主人回來，方才放心。大家向前請安，問明主人在那裏，宣生一面重賞柯府送來家人轎夫，一面將誤認太僕公，錯逢醜婦，困在園中，只得踰牆到了柯府，會見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大家聽說，俱笑個不住。此刻大家人等，俱稱宣生爲老爺，不敢以公子相請。宣爺過了幾日，坐轎帶了家人，到柯府去拜太僕，面稟其事。那知柯爺，因有前事在心，並不出來一會，只叫兒子鳴玉陪他，到後面去見夫人。當着鳴玉言明，奉旨完姻之事，望乞轉達大人。鳴玉答應，夫人忙叫廚下備酒款待，一日告辭回去。夫人與鳴玉等，晚上向柯爺說：『宣府完姻之事。』柯爺道：『我都不管，隨你們怎麼辦法。』夫人聽了，由不得肚內好笑。按下柯府之事，再言宣爺回府，因想媒人裴公未來，又有一道旨意，還要開讀，並學士一副官話，是要媒人送過去的，想來想去，就想到地方官。可以做得媒人，便託了建昌縣做大媒，捧了旨意，並官話，迎娶日期，到柯府。此刻柯爺見是聖旨，不敢不出來擺香案跪接，聽縣官宣讀旨意上，無非勅封柯寶珠爲三品恭人，擇吉與宣學士成婚的話。柯爺謝恩站起，將聖旨請在家堂供奉，官話吉期及宣府禮物，都收於後邊。一面賞賜行人的酒飯喜包，一面致謝知縣，款待筵席。熱鬧一日，柯爺很不耐煩，這話不表。單言學士宣爺，見有了迎娶吉期，便叫家人收拾洞房，又僱了好些老媽大娘，伺候聽用。又去叫廚房戲班，備學士職事，張燈結彩，陳設一新。忙忙碌碌，十幾天，諸事已齊。到了吉期，也請了好些疎族遠親，及左鄰右舍到來吃喜酒。合城文武俱來送禮，一概不收。留着吃酒，托了親友相陪。到了晚間，先是大媒建昌縣，擺了執事，到柯府後，即發動花轎，全班執事，十六個披紅家丁扶轎，掌燈，三聲大炮，鼓樂一路迎到柯府。也是三聲大炮，將花轎抬進中堂，俗禮不細述。且言寶珠開臉，梳妝已畢，穿了官話，如眉如鉤，兩個丫環陪嫁過去，此刻母女分離，不免依依不捨。酒了幾點風流淚，外面鼓樂已催妝三次，要請新人上轎。女兒抱轎俗例，却是尊翁，夫人叫丫環去請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落落寡合也！然獨無可原者，金蘭之好，尙不敵骨肉之親；卽如女壻半子也，女子賴以終身，岳之賴以養老，非泛泛疎遠可比。若論前事，不怪自己多疑，啓挑絆讒人之漸，反怪無心，數語結生平莫釋之仇，雖訂秦晉，猶如吳越。此弟之所以大不解者也。况壻初登仕版，卽邀聖眷，其將來之職分，定在你我之上，其後之欲赴功名，非不藉其援引，全你我燕翼之謀。弟處局外，尙爲兄壻極力周旋，豈有至親而不見面，又弟所不取也。感悟發於一心，休謂逆言之入耳，藥石寄於千里，當知忠告之宜聽。不然兄之薄情寡恩，恐爲天下後世笑。書不盡言，兄其鑒之。

柯爺看了書，不蓋哈哈大笑道：「裴年兄真良友也！」夫人便問：「裴公寄來什麼書字？」柯爺就將那書中的話，先向夫人說了一遍，又道：「裴年兄也是勸我翁壻解和，書中言語，句句金石，令我不能不拜服。而今細想前事，皆因我多疑之誤，致惹秀林之讒，與寶珠何干？又與女壻何干？就是他四首玉人來詩，未必他就說的是我女兒，總因我一點疑團，弄出無限的風波。反叫裴年兄做了他們的大恩人，我做了大厭物，夫人呀！我今知悔了，回門自然見女壻的，從此相好不致相尤。」夫人笑道：「這便才是。」果然到了回門日期，宣爺夫婦來到柯府，見了岳丈岳母，大拜八拜，岳母見了女壻女兒，自然是親熱的；此刻岳丈見了女壻，更加親熱，時刻談講，下棋吟詩，又叫兒子鳴玉，討姐夫的教，直是分雖翁壻，情同骨肉。留女兒在家住對月，並連女壻也留下了。此乃是翁壻相好如初之時，不料朝中却鬧出一個大變動來。只因奸相蔣文富，在朝威權日重，又有一個鞏御史，在他門下助紂爲虐，引了一班趨附的小人，夤緣進來，或做文官，或做武官，都是奸相作主。前因女兒一死，天子不將宣生治罪，反陞他官職，將他師生一個罰俸，一個革職，豈不可恨！陰生叛志，畜死士造軍器，勾通外國，欲圖大位，所爲不軌，朝中只怕了裴刑部、宣學士二人，還不敢舉動他。牙爪已成，這個風聲已有些傳到朝中來，衆文武俱吃一驚；只有天子不知，却拿不住他一個實證，不敢劾奏。惟裴爺是個強幹精明之員，每日朝中出入，俱留心此事。這

一日，也是奸相逆謀，應當敗露，裴爺正出朝來，要回衙門，未到里許，忽見前面兩個人，在那裏廝打。一個黑凜凜大漢，將一個少年漢子，捺在地下，拳打腳踢，打得地下那漢子，叫喊救命。由不得心中大怒道：「京內之事，誰敢如此？得能行凶！」吩咐手下，將這大漢，並被打的漢子，帶來見我。手下人答應去了，兩人叫那大漢莫打，快去見老爺，有話問你。那大漢並未瞅睬，還是打他的。二人向前來拉，被大漢一手掃去，二人俱跌倒在地。急急扒起來，回裴爺。裴爺大怒道：「如此撒野，還當了得！」又吩咐添六個人上去，用大鐵練鎖來，下面答應，蜂擁而去。共是八人，方把一個大漢捉了，鎖將起來，地下被打的漢子，也扒起，跟着到了裴爺面前跪下。那大漢還立而不跪。裴爺先問，那被打的漢子道：「姓甚名誰？因何被他打你的？」那漢子稟道：「小的叫段二，本京人氏，賣菜爲生。今日挑了担子上街，遇見這大漢問路，問蔣丞相在那裏，小的回他在杏花街上，他一定要小的引他去，小的要自己做生意，不肯去，他就將小的菜担踢翻了，是小的，一時不忍，要與他拚命，那知他人長力大，將小的攢住，在地，一陣亂打，打得小的渾身疼痛，望老爺救命呀！」裴爺見這大漢，異言異服，形跡可疑，又是來找奸相府的，必有原故。當街不便相問，賞了段二一個銀鏢子，陪你菜担，你做生意去罷。段二挑担而去，裴爺將那大漢，帶至衙門坐堂訊問。命衙役在他身上，渾身一搜，搜出兩邊裹脚，每邊打一把瘦條利刃，肚兜內四個金錢，並無別物。問他是那裏人，他回說：「是車遲國人。」問他到中原來，找蔣相做甚麼，他支吾不答，反覆窮詰，並不開口。裴爺大怒，先打了一百掌嘴，又套上銅棍，三收三放，大漢仍不招，迨用錫蛇，紅綉鞋，諸嚴刑，才熬不住，招出是國王着他來下書，與中國蔣相的。裴爺道：「書在那裏？」大漢道：「在頭髮髻裏。」裴爺叫將頭髮內，搜出一封私書來，外面果有車遲國寶印，拆開從頭細看，只嚇得裴爺魂不在身。書中甚話，且看下回分解。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有聽月樓裴爺相送，過來以作賀禮。又說假期已滿，不日就有旨下，速速打點收拾進京。宣爺看過，說與夫人知道。夫婦甚是感激裴爺，不多幾日，果有聖旨下來，召宣侍郎進京去供職。宣爺接旨，進奉家堂，一面謝恩，一面送了天使而去。此刻因欽限緊急，不敢怠慢，連忙收拾行裝，所有家園，仍命老家人夫婦同抱琴如屏，醉如鉤，在內看管。一面到縣，撥了人夫伺候，即動身一面去拜別岳父母，未免饒行，落了幾點分別淚。怎奈欽限緊迫，惟有送別郊原，含淚而回。宣侍郎兼程而進，不消幾日，已到京都，進了皇城，因非早朝時分，先到父親衙門。夫妻雙拜宣爺夫人，二老見媳婦果然生得人品出衆，心中大喜。這日擺了筵席，代兒子媳婦接風，別收拾一所，與他小夫婦權住。到了次日早朝，宣氏父子謝恩，繳了旨，天子又將宣侍郎慰勞一番，方退朝。散了文武，宣侍郎到了朝房，見了裴爺，先拜謝見賜名樓，及一切成全之恩。裴爺拉住笑道：「令岳被我勸醒了麼？」宣侍郎點頭稱謝。大家一笑而散，各回衙門去了。裴爺已搬進尚書府第，宣侍郎搬進裴爺舊居，少不得夫婦二人親到裴府拜謝裴爺。始終成全之恩。綺霞已出嫁江府，今日都接了回來，姐妹們相見，甚是親熱。以松已娶了親，外面與宣刑部都相見了，俱十分親熱。款待一日，方各回府，自此不時往來。後來裴爺告老了回河南，壽至八十七歲而終。其子以松中了河南鄉榜，解元進京會試，又杖宣侍郎之力，中了下榜，榜下放了知縣，這也是以恩報恩。柯太僕幸虧女婿，覆了原職銜，夫婦同年八十一歲，無疾而終。其子鳴玉，得了一個州同職銜，以享兩房家資。娶親生了兩子一女，到也受用。是老夫婦俱有八九十歲，也是先後而終。宣侍郎舉哀盡禮，守了六年大孝，到了服滿之日，仍召取進京。歸他侍郎中的衙門住下，此刻侍郎已有兩子兩女，總與河南裴以松、本京裴以霞、裴綺雲彼此結親，不斷往來。這是書中大交代，不用煩敘。且言宣侍郎雖是刑部衙門，日日都有欵件發來會審，但見斷才甚好，不見作忙。無事時還與夫人吟詩敘話。那日也是八月中秋，宣侍郎與夫人坐在聽月樓中，飲酒賞月，便指着仙題的詩句，並綺霞、綺雲、寶珠的三首和韻詩道：「此樓這得天工，人工極力培植。這也是裴年伯聰明種子，布於前，你我夫

妻姻緣成於後，信非偶然也。」夫人道：「聽月二字本起得新奇了，若非仙題，並一首仙詩，後人必以為荒謬。裴義父在日，曾說仙賜扁額，也是八月中秋夜賞月之時，今又是佳節，聽月樓之情，既已團圓，聽月之詩，尚少潤色。老爺何不步韻，和他一首，也是聽月增輝，名樓生色。不知老爺酒後對月，有此逸興否？」宣侍郎笑道：「狗尾續貂，未免貽笑大方。」夫人道：「老爺何必過謙？丫環快些斟酒，待老爺潤腸。」丫環答應斟酒上來，又取過文房四寶，並一幅松箋，擺於桌上。宣侍郎一面吃着酒，一面鋪紙濡毫，筆不停頓，頃刻成了，和聽月樓詩一首，遞與夫人，笑道：「獻醜了。」夫人接過一看，只見上寫道：

銀河皎潔月光清，人倚樓中入眼明。但聽風微和露滴，蟾宮應讀有書聲。

夫人看畢，連聲稱贊道：「得此一詩，壓倒元白矣。」也命丫環粘於壁上，又斟下一巡酒來，還未吃完，忽見樓外一片彩雲，冉冉自空而下，侍郎夫婦大吃一驚，忙向樓外一看，見雲中間站着一位道者，左執桂花，右執斧子，雲旁邊站着一人，好是裴公，對着樓上說：「感爾夫婦多情，特來一晤，以完情緣。」說畢騰空而去。侍郎夫婦在樓板上拜謝，後來侍郎也陞了尚書，告老回去，就將聽月扁額，移於故鄉，也建一樓，安上以留仙蹟，夫婦偕老子孫繞膝，世代書香，皆此樓佑之云爾。

非關司寇風流，焉有宣生好逑？名著梯雲仕路，功成聽月仙樓。

